

# 民國六十年來之密宗

法稱法師韓同 著

## 四、六十年來之密宗

此原爲民國六十年十月，作者應中國佛教會之邀約而撰寫，油印五百份。因索閱者眾，不旋踵即已送完，向隅者函電交馳，志在必得。六十一年五月，再次油印五百份，仍不敷應用，同年八月，始有排版鉛印以廣流傳之議。三版時，作者自序云：

去歲欣逢辛亥革命建國六十週年，中國佛教會文獻委員會爲慶祝開國紀念，計議出版民國六十年來之佛教專刊，囑予撰寫六十年來之密宗。其篇幅以五千字至三萬字爲原則，定六十年七月底截稿。猥以衰老，本懶執筆，適於是時，折股換骨，坐臥不寧，兼以密典雖多收藏，惟檢閱匪易。第爲事關國家大典，又不得不勉爲其難，爰就部份資料，如實草成是篇。唯限於篇幅資料，對當前在臺蒙藏喇嘛及密教大德宏法艱難一節，未及敘入，殊覺遺憾。初版先予打字，曾分請金剛同門加以指正，未廣流通。同時佛教會因其他部份資料欠齊，未能如期出版，而海內外同道，聞有打字初版，紛紛來函索閱，咸望提前鉛印成集，以期先睹爲快。自慚病軀，一一答覆爲艱，乃勉爲鉛印再版，藉報雅意。詎書出之日，即分發五百餘部，近已所存無多，而尙有成百索閱者。頃承各界大德，發起三版，誓願宏深，功德無量。謹於付印時，述此因緣，是爲序。

縱然如此，仍不能滿足求閱者無盡之函催坐索，於其六十三年十二月，發行四版。六十四年十二月五版，六十八年一月六版，同月又有七版之付梓。當時，上師曾有重要之開關錄增補，遂有八版之發行，七十一年配合無上密乘第三版之修訂，又有第九版之發行，至於七十二年四月之十版，同年十月之十一版，無非是學密者，日見增加，以此作爲導引耳！亦可見密教之昌盛也。

全文共分七章，其目錄爲：

- 第一章 概述
- 第二章 因憲章規定信仰自由，密宗得到空前的保障
- 第三章 東密法流之重返
- 第四章 藏密舊教的勃興
  - 第一節 紅教
    - 第一款 普佑法師諾那呼圖克圖
      - 第一目 諾師來東土的因緣
      - 第二目 諾師到中土後之宏化事略
      - 第三目 諾師的圓寂
    - 第二款 蓮花金剛藏尊者宏化密教於南北美洲
    - 第三款 新紅教根桑尊者之宏法
  - 第二節 白教
    - 第一款 輔教廣覺禪師貢噶呼圖克圖

- 第一目 貢師之出生
  - 第二目 貢師之修持
  - 第三目 貢師在康藏之宏化
  - 第四目 貢師來東土之宏化
  - 第五目 貢師之冊封及圓寂
  - 第二款 聖露和督噶兩尊者破瓦法的名聞
- 第五章 藏密新教在中土之宏揚
- 第一節 黃教
    - 第一款 兩金剛大法之傳授
      - 第一目 班禪國師之傳授時輪金剛法
      - 第二目 辛尊者傳授大威德金剛法
    - 第二款 馳名中土兩位神異的喇嘛
      - 第一目 白普仁尊者
      - 第二目 諾門罕多傑覺拔尊者
- 第六章 中央特派大員主持第十四輩達賴喇嘛坐床大典
- 第一節 事前之準備與入藏
    - 第二節 入藏之宣撫工作
      - 第一款 分贈禮品
      - 第二款 布施寺廟
      - 第三款 施針施藥
      - 第四款 宣慰僧俗官吏及人民
      - 第五款 冊封熱振和授勛噶倫
    - 第三節 主持坐床大典
      - 第一款 確定第十四輩達賴呼畢勒罕
      - 第二款 訪晤靈兒
      - 第三款 坐床大典之主持
- 第七章 編後語
- 回向

# 民國六十年來之密宗

## 第一章 概述

佛教密宗之入中國，從唐朝開元八年起，到遜清末年辛亥革命止，共一千一百九十二年。在這個長時期中不論是那一個派別，總是盛衰靡定，教難重重。以言震旦密典，從善無畏金剛智不空三大師，所謂開元三大士，先後來到中國，譯經傳法，可謂盛極一時。然傳至惠果，不數十年，即遽遭唐武宗的毀佛之變，密教法脈，差不多摧殘殆盡。所以從開元到會昌之初，密教盛行在中國，不過二百一十年。以言藏密（亦稱喇嘛教，喇嘛係西藏語，有無上的意思），則以蓮花生大士為藏密的始祖，在唐朝天寶五年，即公元七四七年入藏。雖然西藏係一個佛教的特區，但是與唐武宗排佛同時，也遭受到朗達摩的迫害。強迫出家人做獵師，或者賣肉，如果拒絕，就處以重刑。後來經阿的夏的改革，到中國元世祖忽必烈的時代，以八思巴為國師，才盛行到華夏。但當時學密的人，止是達官貴人，與民間無涉。到了明朝嘉靖年間，因李時、夏言對密像的不滿，連密宗佛教都斂藏了不敢公開。前清顯清王雖將大威德佈畏本尊獨勇成就儀軌譯成漢文，但根據他的自跋所說，僅僅乎備宮中念誦，而民間根本得不到密宗傳承的利益。所以藏密亦復有種種障礙。總而言之，我國的佛教，過去沒有得到法律的保障，聽人摧殘罷了，尤其是佛教的密宗。

辛亥革命，民國肇興，所謂革命者，依國父的解釋，就是造反，即造成與從前相反的狀況。光陰迅條，轉瞬六十年了，在這六十年中間，我佛教密宗，因革命的結果，所享受國家的恩惠，有特殊的發展，而值得大書而特書者。有如後之所述。

## 第二章 因憲章規定信仰自由密宗得到空前的保障

專制時代，因君主好惡的不同，所以佛教或盛或衰，尤其是密教，會遭受到殘酷的摧毀。根據歷史的教訓，密教之受摧殘，固然有他自身的原因，但最大原因，是在法律上沒有固定的保障。所謂自身的原因，因為密教道理高，受一般的重視，而自己也就驕傲起來。日久蠱生，成腐化的狀態。另一方面，因為受了優厚的供養，引起了外道的嫉妒，逐漸形成了社會的不平，因而遭受取締。但如果有了法律上的保障，自身原因，可以無形的消滅。因為法律一面是保護，一面從而加以監督的。不會腐化到若何程度，也不致遭受到從根鏟除。所以革命之後，在訓政時期有約法的保障；憲政時期，得到憲法的庇蔭。這兩個法律均明白規定宗教信仰之自由。因此，顯教固然受到法律保障的利益，而密教所蒙的恩澤則特別大，蓋前者僅係盛衰的關係，而後者乃係存亡問題。有了憲章的保障，從此我們的密教，不致再有像唐朝會昌時代的慘狀和西藏朗達摩時代的迫害，從而密教在這六十年當中，有空前的發展。

但是信仰雖屬自由，畢竟是有限度的，因為密宗所以要密者，是有他的道理。密教著重傳承，是實踐之學，並不是限於法本上所說的那一點。他的真正的方法，是在口訣，完全靠口耳傳承，所以雖然看了許多法本，如果沒有上師的加持，不會得到感應的。得到了上師的加持，修了有感應，倘若不能守秘，隨便告訴張三或李四，那你的感應便立即會喪失，不能

保持的。須知密教的上師選擇弟子，和弟子選擇上師，在西藏的規矩，要經過相當的時期，方能決定。嚴格講起來，真能傳法的上師，必定先要得了宿命通和他心通，才不會誤傳。因為秘傳之傳授，所謂密者，非器不傳，要適機、適時、適人。一般的人，以為信仰自由，認為不論那一個，都可以修密法，這是誤解的。在西藏方面，要先修顯教若干年，經過了「格什」考試及格，深通顯教徒，再入「舉巴」寺，才能夠精研密法。假如你不是密教的根器，就是傳給你，不是謗法，便是修不到感應。為什麼呢？因密教是佛法中可以即身成佛的法門，你如果宿根不深，如何能成就呢？所以我佛當初演說法華時，一部份小乘行人，因不堪受用大乘法門，便離開他去。顯教尚且如此，何況最高的密乘呢？近有許多不明密乘教義的，將密乘中不應公開的法門，把他印出來流通市面，認為可以宏揚密教，否則將來密教有中斷的過慮，這種觀念，是完全錯誤的。要曉得密教在世間，是有他的因緣，如果沒有因緣，密教的法本，雖然放在你的眼前，你依舊視而不見，就是看也看不懂。倘若有緣的話，雖是法本絕滅，祇要有傳法的上師，他自會告訴你。況密教法本，祇有師徒之間可以接受，根本不能公開的。倘若故意將不應公開的法本，而把他公開，便是毀滅密法，是密教的罪人。其結果和明朝嘉靖年間，因大善殿內，有歡喜佛像，便遭受到夏言的題請燬滅的事例一樣。因此，密教蒙法律的保障，是指如法的保障；所謂信仰自由者，也是真正如法的修持，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信仰。這是我們應當注意而且要糾正的。必得如此，庶不辜負國家用法律來保障我們密教的本旨。

### 第三章 東密法流之重返

東密與中華密典係屬同一傳承。溯自唐開元八年庚申，金剛智三藏來長安，傳宏密教，是為東來的初祖，而自大日如來計之，則第五祖也。善無畏雖先來東土，僅傳一行一人，未及再傳，法脈中斷，故不列祖。時不空三藏，年甫十四，從金剛智來，能通漢語，與金剛智共同譯經。三十七歲還天竺，更遇龍智菩薩，受得十八會金剛瑜伽，並大悲胎藏五部灌頂真言秘典五百餘部，是為此土第二祖，亦即傳承第六祖。天寶五年，再來京師，大譯經論，總出七十七部一百一卷。漢地密教之盛，不空三藏之力也。其受法弟子中，以惠果為最著。傳弘三密的妙法，後人遂以之為第七祖。惜乎惠果沒後數十年，未聞有繼之者，而日本弘法大師，留學惠果之門，盡受奧蘊而歸，繼之而為第八祖矣。後來中國遭受唐武宗毀佛之變，密教法脈，摧殘殆盡。計自開元以迄會昌初年，密教盛行於我國不過百餘年。宋代法賢施護那些人，僅能譯經，而不能佩兩部印璽。所以中華密教，即不遇明太祖詔禁開壇，也早成絕學了。幸日本弘法大師歸國後，開法東寺，一燈分照，使今日法流重返，不然慧命早絕了。東密在日本，綿延千餘年，一宗的寺院，有一萬多個。一直到民國十年左右，才容許我國人前往受學，最初是四川程宅安居士，列傳法院流四十九代法嗣，學成歸國，著有密宗要義一書。繼之有西蜀支那真言宗四十九世傳燈金剛大闍黎慧剛，著有瑜伽真言句義一書，用梵文書咒，使習真言者，一洗從前華文注音之誤。又有大勇法師，於高野山金剛峰，受兩部大法，得阿闍黎位。民十二曾於武漢傳授東密十八道一尊供養。還有傳法院流四十九代的密林師，著有密教通關一書，在上海宏法，弟子頗眾。若非時局關係，則法流重返，東密之興盛，實未可限量也。編者於密教通關一書，對密林上師之解釋藏密行人，誤謂東密缺乏無上密乘及點出藏密事業大手印之過失一節，深佩其用心之苦。本來諸法一味，無二無別，觀機施教，應病與藥。

眾生根機千差萬別，所以佛說的法門，也無量無盡。爲使得每個根機不同的眾生，都能依著最適合的法門得度，就如同用藥一樣，要恰到好處，否則雖是貴藥，也會致人於死。這個最合的法門，也可說便是無上密乘。東密持咒，是用梵文，讀音較準，而手印較多，所以容易感應。編者過去請密林上師結緣傳法，歸後自午至暮，感應不斷，所以未可厚非。至於藏密嘎嘛大手印，條件極苛，除非你得到真正的口訣和加持，會五體投地，否則輕於嘗試，沒有不墜地獄的。所以連修藏密的大德，均諱言這個法門，密林上師這書中，指出他的過失，真是用心太苦了。

#### 第四章 藏密舊教的勃興

震旦密教，從唐朝會昌亂後，所有儀軌，喪失殆盡，也不敢公然設立道場。趙宋時代，雖然有施護師等，把真言經典翻譯了許多，但是沒有金剛上師傳授，所以雖有大法，仍然不能修習。藏密儘管在西藏方面，或盛或衰，但始終沒有傳到中原來。一直到元世祖忽必烈的時代，以八思巴爲國師，封大寶法王，管領藏地，藏密才盛行到華夏。在忽必烈的意思，因爲西藏密教，有許多地方，像蒙古的拜火教，能夠懷柔蒙古的民族，另一方面，要以外交方式，利用藏密，去平定西藏。但當時學習灌頂的，僅限於達官貴人，民間受用不到的。而且那時候藏密，已經變了質，非復蓮花生大士入藏時原始的單純密法。所以舊教中，又分出幾派來，就是紅教、新紅教、白教三派。紅白教重實修，新紅教兼及顯教的教理。八思巴係新紅教一派，真正紅教的法門，這時候還沒有普及到中土。一直到了民國十三年夏曆三月十五日，諾那呼圖克圖在西藏蒙難脫險，抵達北平故都後，才隨緣傳法。從此藏密的紅教法門，遂勃興起來。現在讓我把舊教的三派，在民國六十年中，最傑出的幾位事略和宏大的情形，來介紹一下。

##### 第一節 紅教

紅教是藏密中開天闢地最老的教，稱爲尼馬教，藏名爲「nying-ma」，是古老的意思。這一派因專修密法，注重師訓，全部精神放在實行上，所以成就的多極了，因當時西藏，尚有土教，恐怕遭他們的反對，所以不尙形式。雖然經過朗達摩的迫害，但是真正修行的，還是仍舊所在都有。後來黃教的大德，還秘密向他們請教。民國以來，舊教中要算諾那上師是最有成就的。他常神通示現，方便自在，隨時傳法，隨地灌頂，著漢服，不設座，大慈大悲，替人醫病，不要約訂。編者和諾師最初認識的因緣，就是在南京登陸巷求他看病而見面的。他是現忿怒像，但是非當客氣。我向他頂禮時，他謙稱不要客氣。他驅病魔時，拳打腳踢，親自貫注甘露在我口內。我有一位大師兄陳景陶阿闍黎，他說他初次和上師見面頂禮時，頭都不敢抬，其威猛尊嚴可想而知。

##### 第一款 普佑法師諾那呼圖克圖

普佑法師係中央政府封號，呼圖克圖，原係明心見性生死自在的意思，譯作再來人，或稱活佛，後來作爲封號用語（以下簡稱諾師）。茲將諾師宏化事略，分述如下：

##### 第一目 諾師東來的因緣

清朝末年西藏出兵佔領西康巴化理化等縣，那時諾師兼掌西康政教，康人非常景仰，乃

應民眾的請求，率領康軍，協同邊軍統領馮山，收復失地，並跟蹤追到藏地，因而成仇。時英國人因西藏事先和他有聯絡，乃於民國元年從旁出而干涉這件事，由中英藏各派委員，在桑姆拉舉行會議，因英藏所提條件很苛，久久不能解決。那時戍守康地的統領劉瑞麟，有膽略，和諾師一致對抗，計議得很調洽。那曉得統領忽換了彭日昇，他人太懦弱，沒有勇氣，又不聽諾師的話，屢戰屢敗。諾師所率的康軍，係自備餉械，軍器又差，迭次受了牽動，死傷很眾，苦戰了數年，援餉俱絕。民國六年，政府命令川督援師入康，並命諾師偕李馬二委員赴拉薩，和藏方交涉退兵，已經有了頭緒，乃因彭部和對峙的軍隊，為越界割草的細故，忽又起了戰爭。彭部的兵沒有鬥志，恩達類伍齊察雅各地繼續淪陷，諾師聞變，設計潛歸。藏方復增兵四萬，分途來進，到了昌都，彭軍屢敗，復地盡失，日昇驚措，沒有主張。諾師勸日昇，並貢獻他三個策略：（一）固守待援；（二）請補充康軍子彈，自率康軍反攻；（三）同退兵青海邊境，再行請援，並自率康軍為後殿，彭均不允。諾師又以昌都四面環山，城市如在井底，萬一山被對方佔據，一定坐以待擒，勸彭移兵扼守山隘，又不聽。果然山盡失去，日昇遂投降。諾師自宣統三年，率康軍七千餘人，轉戰多年，傷亡很重，到這時候，祇率僧俗殘兵七百餘人力戰，不能支持，遂在民國七年三月，被執送到拉薩去了。

西藏方面素慕諾師的行持，一再要他降服，始終不肯屈從，因而在拉薩郊外，四面高山險凹的地方，挖了一個土牢，深有四五丈，牢底寬僅五六尺，在民國七年五月十五日，把諾師囚禁到土牢裏。牢頂堆架些木石，僅留了五寸多一個孔，並派若本帶兵三百看守著，每天僅僅乎由孔吊下一次麵水，仍迭次誘他降服，終不肯屈，遂進一步置放毒藥在麵中，如此者有三次之多，但是諾師明知之，也安然受之。在黑暗土牢中，吃了死過去，因為密法的力量，又復行活過來，像這樣不止一次。看守的人，用東西吊下去試試看，諾師仍舊如故，守兵驚訝，認為是神人，從此也不敢再叫人放毒藥了，因為這種毒藥，是黑教的五毒做成的，牠的性質最猛烈，如果稍許沾染著一點在指頭上，就全身潰爛，五臟都要裂開來死亡。像這樣三次死而復生，不是人力做得到的，然而諾師囚在牢中六年，自己知到因緣，他惟有一心念佛。沒有事時，便用手掘土，遇到了石頭，便更改方向，繼續再掘，日久成了一個長洞，就在民國十二年，夏曆九月十三日，由牢裏出來重見天日。惟髮長到腹部，衣服毀爛不能掩蔽身體，便晝伏夜行，乞食為生，走到扎什倫布西方，忽然遇到他出家的姪子，和一紅教喇嘛，到印度朝山，他們倆人看見諾師吃了一驚，既而詢悉經過，泣不能止，於是發願隨從侍候他，取道印度那邊而去。

諾師悲天憫人，遇到有病的，就替他醫療。當他路過扎希孔地方，恰好該處王子的女兒，遭魔很久，醫藥祈禱，都不見效，諾師為他持咒，立刻就好了。王子感諾師的恩惠，要建一個寺供養諾師，但是諾師一心要到內地，沒有答應他。王子知不能勉強，就供養印度洋錢七百元。後轉而東進到孟買，嘗盡艱難，約七個月，才乘輪到上海，去普陀山，禮拜觀世音。當諾師被囚禁在土牢時，陰濕穢濁，罪苦交迫，但諾師處之泰然。他以手代鐵穿穴出去，實在是一個神秘不可思議的事。西康代表丁字佩和西藏金剛上師覺拔喇嘛都說：當日諾師從土牢脫險時，曾經用神通力量，幻化一個屍體，表示圓寂，達賴喇嘛派官檢驗屍體屬實，並且為他誦七天經。西藏人崇拜諾師是紅白兩教一代的祖師，建塔膜拜，稱他為聖帝，達賴喇嘛

也以爲確實死了。隔了一年，忽然聽說諾師安然在北平，便叫人暗中去拍照，細看看果然不錯。把塔挖開，並沒有屍骨，乃召當初典守的若本，責備他失職，若本答以當初曾經驗屍是實的，乃忿而把他杖死。像諾師生而復死，死而復生，神得這個樣子，弟子中有以求問者，諾師則唯唯否否，意思是忌說神通啊。十三年夏曆三月十五日抵北平，這就是諾師來中土的因緣。

## 第二目 諾師到中土後之宏化事略

諾師到北平後，就去見蒙藏院總裁，他沒有接見。於是修感應法，到達了段祺瑞執政，段執政驚異得很，對他特別有禮貌，並且允許送他回康，規復失地。後來執政改組因而中止。諾師乃往五台山，去朝文殊菩薩，敬禮金剛洞（即和蓮花生大士同時到中國之貝嘛密扎大師成佛的聖地），依貝雅達賴祖師的話，在北平隨緣傳法，皈依的很多。十五年川康邊防督辦劉湘，仰慕諾師的名，派李公度代表，禮聘他到重慶。夏曆十二月十五日到達。第二年春天，各界籌建和平法會四十九天，請諾師主法，道場設在江合公司。十七年春天，又籌建百日祈禱大法會，由電燈局李局長籌備。諾師在閉關修法前一天，李局長夫婦及女兒三個人，陪諾師在樓上言談，壇內忽然發出長大的吼聲，經過幾分鐘都不斷。諾師招呼他們不要駭怕，並告訴他們說：這是金剛降臨威力的表現。法會快了的時候，在浮圖關設壇誦經。當抵關時，天朗無雲，他說今晚金剛弟子的母親龍女降臨，有大風雨，叫他們防備。到了二更，果然狂雨忽而來到。其餘如降魔立即見效。治病的神奇，定中觀察的應驗，真數不過來。計在重慶三年，各界尊敬他如神明一樣，皈依的弟子，有一萬多人。

十八年夏曆四月，由重慶到南京，就任蒙藏委員會委員，後又兼立法院立法委員。二十年六月，大雨成災，大江南北幾成澤國，南京佛教居士林，請諾師舉行息災護摩，忽然狂風，幾陣大雨，立刻止了。有章居士，他的妻子，忽然產子，叩求團圓，諾師看他虔誠請求，爲他借屍還魂。二十二年十一月囑王理成居士，翻譯蓮花生大士略史。此經向無譯本，諾師知密機因緣，即普遍成熟，所以囑託他譯這個經，爲東土廣播無上因緣。二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應各界的請求，在京閱關修習 金剛大法，感應很多。二十三年二月，邯鄲縣老狐，輾轉託人致函諾師，願率數千眷屬，誠求皈依，情詞懇切。諾師叫他用神通的方便，來京皈依。三月四日，在京普傳二十一度母大法，並且囑咐受法的弟子，輾轉相傳，以期減輕劫運，僅按編者雖亦曾受阿闍黎灌頂，但自慚未盡通達，所以不敢傳法。惟如有求度母法者，我不受皈依，不要供養，但代諾師傳授。因爲他曾經開示過：現距世界大戰爆發之期不遠，浩劫臨頭，可以預知，勸修此法，可免一切天災人禍，與夫一切地水火風空的 險，避毒格外有特效。他曾三次被毒而無恙，因爲會修滿此法故。此法在康藏向未普傳，在中土普傳此法，也沒有聽說過。現在以殊勝因緣，特將普傳，深望受法居士，存救己救人的心，抱著利世利生的念，期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千傳萬萬，以至於無窮，他日必得殊勝的果報，尤其綠度母，能包括二十一度母的功德。在現在世界混亂的時候，最好人人都能夠學這法，修這個法，本人方便代爲普傳的宗旨，也就是在此。

諾師駐京六年，各省人士皈依受法的無數，所傳的法，大約是釋迦佛法，彌陀大法，長



壽法，藥師法，金剛薩埵，觀世音菩薩，彌勒佛，蓮花生大士，火輪金剛，喜金剛，馬王金剛，文殊菩薩，金剛手菩薩，地藏王菩薩，九金剛，白財神，尊勝佛母，綠度母，白度母，白傘蓋佛母，咕嚕咕汝佛母，獅子金剛佛母，度亡法，施食法，外成法，摩利支天，媽哈喀賴，吉祥天母，毗沙門天王，關聖帝君，諸大護法等法。上邊說的，僅是就少數日見，能記得的，約略說一說，其他所傳特別大法，和密宗的無上約噶大法，以及不知的事還多啊！比如應各界的請求，赴上海杭州蘇州莫干山廣東湖南湖北南昌廬山各省傳法，記不勝記啊！

### 第三目 諾師的圓寂

二十四年五月，諾師奉命入川，就西康宣慰使任，由四川返西康，自知因緣已了，乃囑託貢噶呼圖克圖宏法。諾師不幸在民國二十五年國曆五月十二日（即夏曆三月二十二日）在甘孜示寂，遺囑他使署的秘書長韓大載居士說，他死了再來，並分付韓居士，死後停屍三天再焚化，遺骨運葬到廬山。諾師示寂後，兩鼻垂掛了紅白雙珠，全身縮短，其狀像小孩子，念開路經時，天大雷雨，十五日焚化時，均成金色佛光，天空現五色虹光，直到全屍化盡，約三四小時。方隱淡而沒，他的骨頭，均成紅白藍三種顏色。心焚不壞，且中間空的，外面成忿怒金剛相，鬚眉畢現，像這些總是成佛的證據。當時在場喇嘛民眾，都歡喜踴躍，高呼大喇嘛究竟成就，竟然早逝，實眾生福薄。後來由韓居士照遺囑檢拾遺骨，馱負到南京。中央政府公祭，並頒封普佑法師，仍由韓居士負骨到廬山，建塔供養。白教金剛上師貢噶呼圖克圖，遵師囑到廬山設計，這就是紅教的普佑法師諾那呼圖克圖到中原宏化的大概。

### 第二款 蓮花金剛藏尊者宏化密教於南北美洲

密教的宏揚，不管是東密藏密，新教舊教，一向都在東方地區，儘管有極少數西方外國人來求法，但從沒有阿闍黎特為到西洋去宏化。民國以來因交通發達，華僑遍滿世界，所以紅教的宏揚，發展到南北美洲，宏化的法師就是蓮花金剛藏尊者，他是西康諾那呼圖克圖的法嗣，俗名吳潤江，是廣東開平縣樓崗鄉平崗村的人，誕生於民前六年七月初十蓮花生大士誕辰日。生後第二天，有兩小孩來，神高形茂，送經為壽，旋忽不見。長蒙諾師授記，得金剛阿闍黎位，在京滬兩地傳法，皈依的很多。對於度亡之法，修得特別有感應。他修阿闍如來超度法，現在已有五年多壇了，曾先後到臺灣來弘法兩次。民國四十九年應美國三藩市佛道研究會伍佩琳李卓平等恭請，赴美弘法，於是歲十一月十三日，乘威爾遜總統輪啓程，經由日本神戶、橫濱、東京，過檀香山而達三藩市，在該處駐錫十個月，所傳的法很多，像蓮花生大士、彌陀、藥師、觀音、度母、摩利支天、施食等諸大法；又修大超度法幾十壇，在第一壇已令正善佛道會各弟子數十人，親自目睹他們的亡人臨壇，其中更有幾位，竟與亡人通話，這種靈感，真令人不可思議。

民國五十年，又應加拿大雲高華埠中華總商會主席吳致光的邀請，去專修超度法三個晚上。歡迎會參加的人有數千，修法的靈感也多，其中有華僑林軒的兒子林金培，在雲埠精神病院，患癲狂病多年，經尊者加持，立刻痊癒。後來乘機赴紐約，在紐約美東佛教總會，傳彌陀十念法。傳畢飛返三藩市，應中美文化會余天休博士的邀請，對美國人宣讀佛法，聽者極眾。到洛杉磯，又應華美文化學院院長黃文山博士請求，到該院宣讀佛法。綜計這一行，

在三藩市皈依的以百計，中間有美國醫院的護士，女律師等；在洛杉磯皈依的，有荷蘭的博士，以及瑞士的婦人。從此藏密的紅教，在海外開拓了一個新道場，值得記載的。

### 第三款 新紅教的根桑尊者之宏法

藏密自遭朗達摩迫害後，在很長的一段時期中，幾不聞佛教之名。然而因為西藏情形混亂，分立小幫，戰爭不絕，這種世間生活的不幸和災難，常能爆起人們的宗教心，所以溫迦里的酋長，派人到印度，請了著名的阿的夏尊者來西藏，復興佛教，終於另開擔巴

(bka-gdams-pa)。加擔巴是宣佈教令的意思，即是隨應眾生根機，為使人們達成解脫目的，以說法的意思。這一派對於從來的密教，加上顯乘，而以顯密不二，經與曼陀羅合一，為解脫的要道，藏密因為這個緣故，發展很快，各處精舍，如雨後春筍，一時興起，以薩迦、布靈、雷生三大精舍為最有名。幾經醞釀，於是發生薩迦派藏名為 (sa-skyā-pa)。薩迦係教主所居的地名，因元世祖忽必烈時，以薩迦寺院年輕的長老八思巴，做西藏喇嘛的首長，封他為國師，居中國法王的地位，更升為帝師，大寶法王，復賜玉印，定紅教為國教，這便是新紅教的由來。八思巴把藏密修行的次第，改為先顯後密，尤以別解脫戒律為基礎，至此喇嘛密教，才盛行到華夏。但當時學習灌頂者，僅限於權貴，所以一切法本，從不流到民間，一切密宗佛像，完全收藏在宗廟朝廷大禁之內，從不公開，而且不敢公開。明朝嘉靖年間，大善殿內，有歡喜佛像，便受人指責，趕快將他收藏起來。清朝對蒙藏喇嘛，雖迭有敕封，然祇是政治上的運用。對黃教大威德，雖有翻譯，然祇是宮內御內。對於舊教密典，也始終收藏大內。直到辛亥革命，民國肇造，北京密藏院學人，始於遜清大內，集錄元代八思巴輯著的二十七種密法，名大乘要道密集。從此學密的人，對薩迦派密典，才有受用的機會，傳法的喇嘛，也才開始傳授。根桑尊者，便是民國來薩迦派傳法最多的一位。最高的大圓滿慧本覺心要修證次第，以及大圓滿無上智廣大心要本覺道次第；大圓滿虛幻休息妙車解，大圓滿禪定休息車解，與夫蓮花生大士臨離開西藏前，所傳的蓮花生大士十三法，閉關裝藏開光撒壇加持寶瓶等法，通是尊者所傳。為了使得學人了解加行，在傳大圓滿勝慧之先，並講大圓滿廣大心要前行次第法，他的悲心可見一斑。不過有一點，是值得檢討的，就是大乘要道密集裏邊的諸法，多是最密的法門，不論在世間法出世法上看，均不允許公開的。乃寶島東坊，竟將他翻印出來，作為普通書籍來買賣，我對於這一點，覺得不無遺憾。我希望密教行人中實力充裕者，能發心將他全部收買下來，收藏在那一個密教精舍裏才好。

### 第二節 白教

白教之入西藏，相傳在千餘年前，馬爾巴羅渣入印度，學大密宗，即大手印密宗，為白教正宗第一代祖師。因為密納日巴以上，多係在家白衣成佛，所以稱白教。至於世俗因為他服色是白的，如同紅教的衣是紅的稱紅教，黃教的衣是黃的稱黃教一樣的理由，稱他是白教。實則白教，即是佛教的意思，因為修白業始，究竟則黑白兩滅，即身成佛，這一派稱為迦居派，藏文為 (karma bka'-bryud)，是口授意思，就是從佛語傳下來的意思。民國以來，白教在中土最有聲望的，有如下面所述：

#### 第一款 輔教廣覺禪師貢噶呼圖克圖

輔教廣覺禪師，是民國政府的封號，呼圖克圖，意義同前述，以下簡稱「貢師」。

## 第一目 貢師之出生

貢師是觀世音菩薩化生，今生是第五世化生，轉生在白教中。從金剛持到上師，如果具列起來，他是第四十代。若從噶馬巴十五代大寶法王喀昌多傑算起來，是第十六代，若從帝洛巴到大寶法王來算，則為第三十二代。他生在民前十九年九月十五日寅時，當時天氣清明，雙日出現，身背有長壽相，名說法獅子。民國五年時，年二十四歲，受比丘戒，兩次赴拉薩，親見法王噶馬巴大師名度松靖巴（未來成就之第六佛，名獅子遊戲如來），依止他修學，他和蓮花生大阿闍黎，是沒有分別的。

## 第二目 貢師之修持

貢師在二十幾位不分法類的喇嘛大善知識座前，隨類聽學，顯密共修，先學五明，如藏內的文化論中松打（文化三十頌及分男女性）具德登者（持棍）所造凝哦墨隴馬（雅音鏡名即文學），格蘊腳（詮顯現異）及時輪所說，推演吉祥星辰，五行卜算，又醫藥明中四部，聲明類之歌韻，隨類修學，推及顯宗經論，如經與根本調伏論，俱舍諸集對論，見入根本四行論，慈氏五部法行論，舉世共知性相十三部大論，慈氏現觀莊嚴論五部，龍樹中觀根本慧提婆四百論，寂天入行論，以上屬於中觀類者（三論宗）次第閱遍。再世親俱舍論無著集經論，上下二對法別解脫經，大頌小頌功德光根本經，以上屬於調伏類者（律宗）亦曾參究，自在爛熟。才復受大乘菩薩戒，修學深見和廣行兩派流出的儀軌口訣。

就所學密咒來說，於金剛乘方面，則密續四部內灌頂，傳語允許，大都全受。大成就諦洛與那諾及具德嘛埤馬爾巴的宗派口授傳承大續十三部，如密集、喜金剛、勝樂、馬哈馬雅、四座金剛等，一切無上續部大灌頂，殊勝成熟。至於舊派密法，如幻化幾金（喜像忿怒兩種），嘎、貢、普、三種（九金剛、集密憶、三尖角金剛），喇、竹、吐三種（蓮花上師、大圓滿、大悲觀音），迭卻（藏法：即將法藏地中或山河內，後依定力而取出之），並內續部三約嘎（瑜伽）三昧耶戒全受灌頂，兼及具德喜金剛之根本續二種觀察，與勝樂根本續，甚深內義，綜合舊派中一切續部王秘密精華，如橛子金剛（普巴多傑），均加修持。進而無等主甘波巴大師寶所造之菩提道次第，即解脫莊嚴室嘎丹巴派等皆屬於菩提道次第者，大乘修心類，七事修心，和善說修心、攝集、卻朗派之貢噶竹曲（度喜勝解脫）大師與打惹朗他傳下之顯密甚深引導法，不同類共百零八種，卻朗派引導法一百種，與尼古（那諾巴之妹）所造之六法，密集五次第，喜金剛之和合轉法等，悉得了解。大密諸續部之精華，聖境成就大德海之心要，如至尊馬爾巴米勒巴甘波巴三祖師所遺留之甚深不共同方便道，名那諾甚深六法，究竟解脫道，名光明大手印，金剛瑜伽母之俱生母，生起次第，修氣心無二之圓滿次第等；又如舊派密宗之七大界藏，三類調疲，子母心要，姐準心要，噶馬心要，降蠱心要，大界心要，引導上師智，即普通名大圓勝慧者；又如九乘之最勝光明大圓甚深引導，統受灌頂。在八綁寺大修持殿中，坐靜三年一月半，才回雪山茅蓬，隨緣坐靜八九年，於新舊甚深諸法，加以修持，因為貢師今生轉世修行，是在西藏密教受了朗達摩迫害之後，受了阿的夏革興的影響，所以顯密都要同時研究。他所學所受的大法，如上面所說，康藏人士不但認為是一代了不起

的教祖，並且認他是康藏的一位文學大家，在康藏很少見到的。

### 第三目 貢師在康藏之宏化

貢師在康藏時充任得格八鄉寺安居時的說法和尙，隨類說法，傳經灌頂，最後赴拉薩，抵凍隴初普寺，任噶馬巴陽哈仁波切自在王的容整喇嘛。一年多為供甲操仁波切和勒朗巴阿仁波切等說法灌頂，以及應粗普寺僧伽的啓請，而灌頂傳法傳經。旋返木雅康松扎寺，創建律儀長淨安居解制之修持，提倡僧伽首重戒行，講演顯密教義，或興修道場，或創造佛殿，或塑畫佛像（如三世佛、十六尊者、大蓮花生阿闍黎、上師、長壽度母、尊勝母、馬、米、甘、身口意依怙像等多尊），廣備供具，對仁等所施的東西，則回向令他不喪失成熟白業淨因。後復創建說法修持部，恢復木雅的帕摩寺嘎舉道場，於打空等地，立一班法壇於薩迦最好的大法場，如木雅 苦寺等，新立學場、講演經論，並任安居和尙。為 苦寺最高化身二尊者灌頂，傳法，及一般喇嘛僧眾灌頂，傳法，演說顯密教義。在扎額寺為榜勒化身尊者，巴乃祖古，仗客祖古，白多祖古，傳舊派法，應喇嘛僧眾說法灌頂。又為 烏格登化身尊者，降陽格登，哦網澎得逞要善知識，哦網降巴善知識等，說法灌頂，並攝受無分法類的諸喇嘛僧伽弟子而說法灌頂，由無等二十一依怙法王王子，迭次相傳於甘波巴的菩提道次第，並其口訣，及自奉持諦洛巴那諾大成就，與馬米甘三祖師的精髓，如那諾六法及大手印各口訣，二派合攝為一的儀軌，蓮花第二佛遠傳的大密法，心依口訣融會新舊，均能貫徹。

二十九年建顯密學塾於本寺，隨緣講說新舊二密精義。為了精進修學的人，傳授大印六法心滴品類，大圓滿立斷超越的口訣。間或閉關，修持特宗本尊數月，如蓮花阿闍黎至尊、綠度母、金剛瑜伽母等三種根本法，現前覺受，及睡覺中得諸尊加持，常常得到應證，因而舊派密宗的瑜伽者，巴列勝應化身持明勇父日光在淨顯中，見貢師為蓮師變現，加以讚揚。啓藏者度生洲者授記，謂貢師為許布德獅的化身（蓮師二十五大弟子之一），雖不了知他們意樂何在，而察瓦大樂大德頗見貢師為蓮花生大士。啓藏者兮魯加者見貢師為四臂護法依怙。漢藏諸法善信，或見貢師為大悲勝海及四臂觀音，是亦為淨顯所現罷了。

在木雅亥母山修請依怙長住儀軌，到請降臨時，黑雲大雨驟起。其次為病者作加持咐囑時，應時痊癒。大旱時求雨，甘霖即降。這都是三根本本尊的加持，和秘密真言甚深真義，才會如此的。

### 第四目 貢師來東土之宏化

民國二十四年，諾師奉命入川，就西康宣慰使職，那時自知因緣已了，去請貢師到漢地代表宏法，因為諾師是紅教兼白教，而貢師則為白教兼紅教，諾貢二師，不二不一。因為諾師一再函促，未便堅卻，於是乎東來成都重慶宏法，所傳的經教，均係諾師的原本。二十六年到廬山，為普佑法師諾那佛塔及蓮師殿裝藏開光，復奉府命為國家修法，兼為大眾灌頂說教。二十八年返抵成都，演說新舊二密儀軌，時貢師西康故里寺內佛像佛殿等，大都告成，乃廣為裝藏開光，並長期為國修法。

三十四年，應大心居士的邀請，又再東來巡化，歷經成都、重慶、昆明、漢口、長沙、南京、滬、杭等地，應機演教。回憶三十六年六月在江蘇無錫傳破瓦法時，一堂數百人，同時開頂，有在門外竚立的，亦同沾法益而感應。其治病也極速，憶當時無錫地方法院院長汪恩沛師兄（即已故之前臺灣高等法院首席檢察官）的封翁，患重病，請其方便治療，貢師甫臨其門，他封翁即感有覺受，後入室加持，立即痊癒。其傳法也，雖慈悲過人，但較諸師嚴緊，須求如法。憶在南京大油坊巷諾那精舍傳某大法時，參加的弟子，都事先登記，方准進入道場。傳法開始不久，貢師忽停止不傳，原來是有兩位未經皈依的弟子混入道場，護法生怒，貢師察知。當時檢查在場弟子，果如貢師所說，因而曉諭他說，你二人如果真心求法，應立刻皈依，滿你們的願，否則應立即離開。後來其中一人當下皈依，一人竟離開他去，即此一點，貢師之神通可想而知。行憲之時，中央舉行第一屆立法委員選舉，編者以提名候補，而正式當選，當時有讓友黨的議論，我因而請師父修法加持。經允准修法後，我問師父如何，他說可以不讓，不但你成功，還有多少人佔你的光，也同時成功。後來凡是候補當選正式的立法委員，中央均一概承認，從這一點看來，貢師的法力，真是不可思議。

三十六年貢師到南京，駐錫玄武湖諾師塔院，傳授喜金剛上樂金剛亥母等法。三十七年移錫大油坊巷，法會因緣格外殊勝，紅教無上的大圓滿上師相應法和白教無上的六成成就及恆河大手印，均先後傳授。次如彌陀生西法，藥師法，綠度母四臂觀音蓮師合修法，黑袍金剛法，馬王金剛，蓮師長壽法，般若佛母法，金剛手多聞天王合修法，一一都普傳了。尤其是度亡息災、燒大護摩、和四月初一日修法、更爲希有。因朔日逢日蝕，自九時三十分到十二時三十分，在密乘爲氣入中脈之期，凡修注念誦，功德異常，乃蒙貢師昇座領眾薰修，這種覺受的增長，實在是難得的。

#### 第五目 貢師之冊封及圓寂

貢師虔修法會，護國利民，中央寵錫有加。三十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國民政府明令頒給貢師以輔教廣覺禪師封號，並賜銀印金冊，其令文曰：

「貢噶呼圖克圖，夙明教義，遐紹宗風，繕性傳經，邊民信仰。二十六年，抗戰軍興，遠來贛蜀諸省，虔修法會，祈籲和平，護國之誠，殊堪嘉尚。著加給輔教廣覺禪師名號，以示優隆，此令。」

又其冊文曰：

「覺民輔世，本政教之同源。旌善酬庸，亦國家之令典。西康貢噶呼圖克圖，修持堅卓，慧性澄明。振鹿苑之宗風，化行南服。彌狼烽之劫運。著予輔教廣覺禪師名號。於戲，慈悲爲心，能召祥和於大地，精誠護國，宜申褒揚於中樞。特授嘉名，祇承顯命。」

大陸淪陷，貢師爲救眾生，所以沒有南來，奈何不幸於民國四十六年丁酉陰曆正月二十九日丑時圓寂，世壽六十五歲。聞師先於正月十八日，由康定逕回貢噶山本寺，二十二日到

達（未往木雅鄉貢噶寺）。二十五，二十六兩日修金剛亥母會供，二十七日剃頭沐浴，二十八日深夜二時，安祥示寂，毫無病痛，肉身莊嚴十五天，再行入塔。到第七天，鼻孔流出紅白菩提，身體發出香氣。遠方來朝拜的，不知其多少，都歎為希有。寶島方面，沐恩弟子陳景陶等，聞訊開追念會於善導寺，請求降誕。由沐恩弟子屈映光主壇，沐恩弟子陳建民並作惠頌啓請，由印度寄來，一時壇場莊嚴，得未曾有。三週年紀念，復會供於善導寺，旅臺西藏喇嘛阿旺丹增等及蒙古甘珠呼圖克圖均曾參與。

## 第二款 聖露和督噶兩尊者破瓦法的名聞

兩位尊者，均籍隸雲南，均以破瓦法名聞，聲振一時。按破瓦法係密宗行人往生西方最接近最迅速的法門。顯教中說，人死後，他的神識，脫離軀殼，看從何處出去，即可以了解轉生何道。所謂頂聖眼生天，人心餓鬼腹，旁生膝蓋離，地獄腳板出。如果要想往生，一定要從頂門出。因此修行的人，一定要把頂門這條路打通了，往生才右把握。但是顯教的修法，往往一輩子都打不通，而密教的打通很容易。上面所說貢師修破瓦法，大眾同時開頂，這屬於他力，就是借上師的法力，把他打開的。但是你如果不好好的繼續修習，便會失去。聖露尊者方法，是領導行人修持，看各人的根機。開頂有遲早的不同，有一天就開的，有的三天七天或二十一天開的。但至多四十九天，終歸會開的。像這樣憑著自他兩力的開頂，是持久而不會喪失的。等到臨終時，不煩阿彌陀佛來接引，便可自行到西方。所以在白教法門中，對於破瓦的法門，是相當注意的，一天不純熟，一天不要停止。有的大德說，修熟了就不要再修，否則會短壽的，我以為如果因往生而短壽，倒也是樂得的，大不了帶業往生，就是如顯教所說的寄生毛蟲，因緣沒有了，那麼等到往生後，再超度罷了，何況修的時候，有補救的法子呢！因為臨終的時候，四大解散，痛苦不堪，倘不是天天修習純熟，可能會誤事的。聖露尊者，世壽八十有四，他發心用破瓦法，度漢地弟子五百人，果於圓寂之前圓滿，但不因為常修這個法，而短促他的壽命。他臨終的那一天，上午發熱，下午四點十分圓寂，雖手足漸冷，但由臍到頂，一線洞然，歷時很久。由頂及髮，煖盡而顏澤如故，身軟如棉。茶毗後，得五色舍利五百粒，肉心中所含，尤為晶瑩。尊者除傳破瓦法外，所傳白教法門很多，如多傑心巴法，金剛持佛修習略軌，六道金剛簡修法，彌陀長壽法簡修儀軌，大手印，納路六法，四臂觀音簡修法，茶毗法，勾召護摩法，開光法，金剛亥母法，嗎哈嘎拉儀軌，馬頭金剛單修法，白財神簡修法，護摩法，青金剛單修法，超度亡人法，達摩祖師治病法等。

民國三十年七月，聖露尊者圓寂後，四寶法王，從閉關的七位呼圖克圖中，獨召督噶活佛，密授破瓦法，命繼續聖露尊者之後，修持這個法，廣度有情。尊者到年底，共傳法六次，開頂的有一百幾十人，這固然是他累世普攝群生的願力，也是此土因緣將有成就。本來督噶尊者，是釋迦牟尼佛時代，五百羅漢中的一尊羅漢，到明朝宏治年間，應化於印度布達拉觀音山，名密魯扎拉。十八歲時，住岩洞中，修觀音法三十年，修成就了，觀世音菩薩化身童女，告訴他說：你不要停止，西藏有釋迦佛化身的噶馬巴（即第九世大寶法王瓦楚多傑）趕快去向他敬禮。即至，大寶法王預知，囑眾迎接，特殊優禮，並賜金造釋尊佛像及寶鈴寶塔，囑往南方宏法，因建興化寺於麗江巨甸，建達摩寺於麗山達摩山，建靈昭寺於麗江魯甸，以分供大寶法王所賜的佛像鈴塔。先度弟子十八人，即十八羅漢的應化，年八十示寂，火焰現

五色光，舍利極多。今生是第七代轉世，名楚吉尼馬，生於民前六年八月十五日卯時，日甫生，正照其室，現五色光，內外俱見。初生時，接生者見爲是女，第二天看看，又是男，哭聲戶外聽起來，均係度母咒音，字字明晰，稍長不能說話，又不像啞巴。至六歲，麗江三個寺的喇嘛，分赴大寶法王和四寶法王處求覓督噶活佛轉生的地方，兩位法王所告訴的地方都是一樣。尊者回寺登座，出言如平常人一樣，大家聽了，非常驚喜。民二年尊者已八歲，中甸黃教歸化寺，聽活佛轉世，也來迎接，麗江三寺不答應，幾至動武。後來允許他依照先例，做白黃兩教的活佛，因尊者在第六代轉生前，雲南中甸縣東哇白松家，豪富無子，延請黃教喇嘛二十五人，到家唸觀世音經，年餘誕生尊者，生時凡唸經之黃教喇嘛及家人，均聞吹海螺的聲音，室中放大光明，蓋即尊者應化之徵。後來出家於黃教歸化寺的因緣，亦甚於此。當尊者在第五代轉生時，凡紅白教所有法，盡由大寶法王第十三代冷的多傑傳給他。在雪山閉關十年，修白度母法，親見白度母現身三次。因爲白度母具七目，發願轉生七次，所以第七世才名督噶，督噶者即是白度母的意思，因此我們可以了解督噶尊者具有紅白黃三教的法門，實集密教之大成，所以今生兼兩教的活佛。到十三歲朝四寶法王，供養品物百種，每僧襯銀一兩，學法五年。十七歲回麗江，法王賜以法衣一襲，西寧良馬一匹，其餘經書法器甚多。第二年香城蠻匪作亂，擾及麗江三個寺廟。尊者乘西寧馬出寺，遇匪十騎，跟蹤追逐，隨從喇嘛數人均散失，槍彈如雨，活佛的馬橫躍三條河，河寬總在一丈多，匪騎不及，至雞足山才脫險。這匹良馬的賜與，或者法王預先知到的。十九歲到拉薩時，大寶法王圓寂，尊者朝達賴喇嘛，並禮三大寺，散茶施襯，住法王寺五年。十六世大寶法王登位，四寶法王也來拉薩，命尊者到德格閉關。尊者先回麗江三大寺，喇嘛留尊者勿再遠行，尊者不允。次年二十五歲，到德格閉關，修白度母法三年，得見白度母示現。二十九歲，大寶法王來德格，派尊者率領喇嘛百人去迎接，途經十多天，和法王契合更深外，到四寶法王處，也共同起居，所以大寶法王求法，必定和尊者一起，凡大寶法王所受的法，尊者也盡得到傳承。三十二歲，又閉關修六成就等法，經三年三月，圓滿白教金剛亥母，至破瓦法於一個時期，照例以一師持法，爲人開頂插吉祥草，是驗證成就的。後來在三十七歲時到成都，駐錫成都佛學社，普度有情，從此開頂的盛名，遂格外遍聞中土了。

## 第五章 藏密新教在中土宏揚

元朝以喇嘛教爲國教，歷代帝王，皆依此原則，對喇嘛非常厚遇。致引起社會的不平，所以元朝滅亡之後元到了明朝，就有一位宗喀巴出現，他於元朝至正十七年，生於中國甘肅省西寧衛。據聖武記所載，他初習紅教，既而深觀時數，始改立教，自黃其衣冠，來改革過去的舊教，社會人士，對他注目，皈依他的人就多了。終於建甘丹寺於拉薩東南，做他的根本道場，來宣揚新喇嘛教。他依阿的夏顯密合修的原則，對顯對密，都建立修行一定的程序，堵絕學者圖便宜的偷心，更攝取其他派的所長，來組織新的教法，所以一般稱爲新教。鼎革以前，在西藏方面，雖以壓倒之勢，普及全藏，但未宏揚於中土，民國以還，始普遍宏揚於內地。

### 第八節 黃教

新教改用黃衣黃冠，所以一般稱他爲黃教，這教在藏密中叫做格婁克派，藏名爲

(dge-lugs-pa)，意為善規矩，注重教規之意，亦有以甘丹寺之名，而稱為甘丹派者。過去的舊教，可以娶妻生子，新教則不然，所以黃教的繼承，改由達賴與班禪兩大弟子，以呼畢勒罕（轉生化身之意）制度（詳後達賴坐床章），以定法位繼承之人。第一代達賴喇嘛，係根敦珠巴，乃拉薩布達拉寺的大喇嘛。第一代班禪喇嘛，為凱珠布格培克巴勒藏，乃日喀則的扎什倫布寺的大喇嘛。統治屬於達賴，教化屬於班禪，多生轉世，互為師弟。就權力言，達賴可以管全藏青海，班禪祇限於後藏之一部，達賴似在班禪之上。但在心靈指導上，班禪似又出達賴之上，有大寶法王之稱。尚有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寺院建於庫倫，勢力普及蒙古全土。另有阿迦呼圖克圖，主持青海，駐塔兒寺，這是黃教中轉生的四大喇嘛。

### 第一款 兩金剛大法之傳授

黃教在清朝尚未入關時，即和清太祖有來往。清入關後，順治九年，達賴喇嘛來朝，願受冊封，順治為建寺院。乾隆以後，西藏和中央的關係，雖時張時弛，但悉由於政治的理由，與密教無關，所以黃教在有清一代，雖有駐藏大臣，及駐京呼圖克圖，但對於教義，並沒有普傳到中土。一直到民國後，方廣為宏教，其最有名聞者，則為兩金剛大法之傳授，即時輪金剛與大威德金剛是也。

### 第一目 班禪國師之傳授時輪金剛法

時輪金剛法，他的教義，有他特異的地方，所以在邊疆地區，從不常傳，若漢地則有史以來，祇有民國二十二年和二十三年在燕京太和殿和杭州靈隱寺，兩次由班禪國師親自傳授。緣班禪額爾德尼，於民國十三年，與第十三輩達賴喇嘛政見齟齬。達賴過去聯俄，未如所願，乃一意聯英，辛亥革命，彼由印返，宣告獨立，派兵進川邊。時川督尹昌衡，滇督蔡鍔，派兵共禦，達賴喇嘛乃求於英，一方聯合蒙古為內助，於是英人出面干涉用兵，主張開會解決。在會議中，英人指使藏方謀脫離中國，將西藏分為內外藏，外藏為藏本土，內藏則擴大至青海川邊。該會議草約我代表雖已署名，但中樞迄未承認。一方面班禪國師因親漢故，不容於十三達賴喇嘛，而至故都，兩度時輪金剛法會，基於這個因緣，先後得以傳授。先起建於故都太和殿，再建於杭州靈隱寺，依法擇地，用珠寶粉繪築壇城，於塵色壇城中，傳授如童七灌頂，所有時輪史傳教相禁制軌則悉皆具備。班禪國師於時輪法會中所示付者，實希世勝傳，曠劫的遐津，引登勝位的玄途，圓融二諦的妙道。在杭州所示的法要，尤為詳切，法本更由寶堪布重整刊行。此一壇場之啓建，實開西藏教主在中土傳法之濫觴。惜班禪國師駐京時久，回藏心切，而當時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黃慕松，感西藏問題難於解決，想藉班禪國師的力量，來解決藏事，於是決定護送班禪國師回藏，由中央特派專使，率領儀仗隊，護送西行，於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從南京出發，二十五年秋，行抵青海玉樹。因為中央欲借重班禪，而西藏政府，則攻擊班禪國師格外激烈，西藏政府和班禪國師教下人員，互相水火，英國人復從旁干涉，於是乎班禪國師西進，發生重大的阻礙。二十六年，班禪國師繼續西進，因抗戰發生，奉令退駐玉樹，不幸於是年十二月圓寂。

### 第二目 辛尊者傳授大威德金剛法

西藏密教的金剛大法，在辛亥革命後，班禪國師未到故都以前，中土殊少公開傳授，雖



有譯文，僅備大內念誦，迄未宣揚。迨班禪國師傳示蒙藏前來漢地宏法諸喇嘛，告以當斯末法時期，宏揚密法，至關重要，時機已至，毋誤因緣，於是金剛大法，乃蒙先後傳授。按藏密金剛大法有五部，即大威德金剛、時輪金剛、密迹金剛、上樂金剛、喜金剛是。據傳黃教修習諸法，雖亦從紅白教而來，但唯有大威德金剛法，係直接來自西土，其內容特豐，修習成就者亦多，用是本法特別珍密。一般謂黃教最高法門爲大威德金剛法，也許就是這個緣故，因爲大威德金剛法，未受起分灌頂及儀軌者，不能隨便啓閱，已修起分儀軌，未受證分灌頂及傳授者，亦不可閱。起證二分均修，貢高我慢者可不必修。本法法本前清顯親王，雖然從藏文譯成漢文大威德佈畏本尊獨勇成就儀軌，而寶篋易知觀誦文殊真嚴經及起分證分迄未宣揚，況已譯出者，據他的自跋所述，僅備宮中念誦之需。迨民國肇興，清宮秘藏，始公諸於世。然密法重傳承，若於未成熟諸有情，宣說密法，爲犯金剛乘十四根本墮之一。幸蒙辛尊者（名古銃里袞卻多去，亦覺共覺多吉），仰體班禪國師宣示之旨，慈悲傳授，金剛同門，乃得承受法益。其金剛佈畏初級道全像，尤屬可貴，惜全部法本，所有密咒，未將藏字原文竝註，致行者讀音，難免有訛錯之虞，雖然師傳可校，但究不若隨時可以自行校正之爲愈。良以以訛傳訛，在所不免，試看顯教經典，「南無」本係那謨之音，乃今日竟有人曲解，謂南方無阿彌陀佛，傳爲笑談，而心經般若波羅密多咒：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這四句，本係噶代噶代，波惹噶代，波惹聖噶代，波濟夜娑哈之音，試問能知者有幾人哉！雖然說心誠仍可感應，但如果讀他本音，至少可以比較容易感應些。

## 第二款 馳名中土兩位神異的喇嘛

黃教在蒙藏地區，信仰的最多，從而成就的大德，當不在少數。但民國以還，在中土馳名而有神異的白普仁和多傑覺拔兩位尊者，實屬難得，現在我將他們兩位的事略介紹於讀者。

### 第一目 白普仁尊者

尊者名光法，字普仁，熱河東蒙古人，生於民前四十二年，過去住北平雍和宮，故都的婦孺，總稱他爲白喇嘛。當初他到五臺山某廟禮文殊，看見有一個茅棚，裏面有兩位老者，一位坐在中間，一位坐在旁邊，請尊者進去，請他吃半碗稀飯，並且將密教的觀心大法，傳授給他，勉勵他去宏化。尊者於是乎請以師禮事奉他，那兩位老者，一位叫著法某，於是乎各取一字給他，這就是尊者名叫光法的由來。別後回到住的地方，同居的喇嘛，問他何以一天一夜不回來，曾經到處搜覓不得，總以爲被老虎吃了，經尊者告以遇見二位老者的事，並且說不過一頓飯的時候。大眾遂偕同尊者，走到原處，訪問兩位老者，那知到原來並沒有廟，是一座空山。後來他看到文殊像，正和他所遇到坐在中間的那位老人一樣，這時才恍然大悟，知道是菩薩化身指示，從此如法勸修，就心境通明，智慧頓開，蒙古各旗，沒有一處不知道他的。

民國三年。故都近畿大水，大家都疑惑永定河決口。尊者入定觀察，知道是西山下面蟄龍的作祟。那時在故都的外國人，也說水是西山來的，因而集合白俊峰喇嘛科六人，修誅法，來降伏牠。尊者定中，看到一條龍入壇場，昂然到座下，尊者取供佛的酥麵塔，放在龍的頭上，龍即蜿蜒退卻，第二天水就頓落，災就消了。然而後來同修法的人，一個死了，一個跛

了，一個眼睛瞎了，三個人大病，獨獨尊者無恙，不過終究還受了一年冤獄之災。先是民國初年毀法的議論很盛，尊者引以為憂，要想新興佛事，改換一般的視聽，因而提議造西藏黃教教主宗喀巴大士像，把雍和宮改作佛殿，募款已達數萬銀元。等到像鑄成，而款子已經被會計虧蝕了，殿子不能修，但是他又怕尊者取用，把這事體發覺，於是乎多方的阻撓，說是雍和宮是皇室建築物，私人不能擅自改造。那時端王姪某，是尊者的弟子，聽見了，就把故都另外一處房地拿出來，要另外建廟。這時候有某員司，見到尊者徒弟很多，以為他富有，向他要素三千銀元。尊者說：金錢是徒眾所有，我何能取呢？因婉詞謝了。他又因為在酬應中，湊巧遇見某王，因為既不是向來認識，又沒有人介紹，所以沒有和他周旋。某王疑惑尊者輕視他，某上將在故都，故意對他說：白喇嘛房產地下窖子裏，藏了有金子，把他取發出來，可以發大財。其將軍被他說惑了，就託人向他買這座房子，尊者以他人的功德，沒有答應。基於上述種種因素，毀謗的風雨，遍滿了城中，新聞報紙再加上播揚，警廳聽了，逮捕尊者，多方的訊問，均無實據。尊者因為行菩薩道，修忍辱波羅密，不和他辯論，但是他仍引用違警律，拘禁他三年，把他放在警廳拘留所，房屋充公。尊者在拘留所中，天天和難友宣說佛法，諸難友及看守等，都信服他，願意拜給尊者做弟子。甫一年，警廳聽見了，遽然把他釋放，並且以銀元三千，助他修法，送給蒙藏院轉發。尊者置而不問，然房屋迄沒有發還。從此見得降伏法，是不容易修的，因為龍被降伏，災難消除，可是原本火災區域，因受災難的眾生，也不是無故的，今災難既因修法而消除，那麼他原來業障，修法的人應當替他負擔，不過比較稍微減輕些。回想過去貢噶上師，白天如果替人治病多了，夜間就要咳嗽受報。因為學密的人，發心是最大的，他修心是為眾人而修心的，因此他生病，也是為眾生而病的，不過尊者這次降龍，畢竟使得龍歸依他，民國十年龍現身告尊者，說瘡很苦，求給他一點藥。尊者依法修藥，偕喇嘛三人，帶藥三瓶，到大沽口投水中。每投一瓶，從水底出巨大的聲音，湧出高浪一丈許，知是龍來迎取藥的緣故。嗣又求藥，亦製而投諸熱河某地井中。民國十三年，尊者偕弟子修法於海甸善緣庵，有一天早上，尊者告大眾說：昨夜龍復求藥，一會兒土坑火口中，出一蛇身，不見頭尾，色紅腹白，巨如盈大，眾驚駭，尊者囑勿聲張，一會兒不見了。尊者說：我將到五台山，為他修法煉藥，並囑某居士也修法結緣。五月裏藥成回故鄉，囑某居士署名瓶上給牠。龍得藥後，在尊者定中申謝，且問如何報答。尊者說：我出家人無所需，無已為我護法可也。嗣後熱河有廢廟，都請尊者做住持，蓋龍默為護佑也。

尊者出獄後，住西山，觀國家多難，常修藥又大將法求護國。夜夢赤面神將，告以有一部經，最協時機，宜速宏揚。醒後覺有異，起來看桌上，有經一部，打開來一看，乃係金光明最勝王經。於是乎出私囊印了五百部，拿到乩壇善社去布施，到處宏揚。所以熱河平泉的人，因為信仰尊者，而奉誦這部經的人特多。民國十一年，潰軍竄熱河，各縣都遭受殘掠，獨平泉無擾，乃知是這經的功德。後來每逢國家有戰事，總誦這部經來息災。民國十四年春，尊者又獨修這個法，夜坐風簷下，耳鼻皆凍，忽聞空中有人說：眾生業重，師一人要淡他，有什麼用呢？譬如鍋上滾水，驟然下一點水，固然可以止沸，但不抽下面薪，把火焰息滅，一會見又鼎沸了。一聽之後，心意頓開，耳鼻的凍也解，因為了悟多數人所造共業，須多數人自行發心懺悔，才能根本消除。那年段祺瑞當執政，請他集喇嘛一百零八人在雍和宮修金光明法二十一天。到了六月，又應上海人的請，招喇嘛二十人航海南下，在簡氏南園，行光

明法二十一天，時浙江省軍政當道，又請他到杭州，在西湖招賢寺修金光明法十四天，功德均甚殊勝。

當杭州法會初開壇時，尊者住在孤雲草舍，定中看到諸神人進了他的屋子，有一個被金甲的，剛剛入座，又有一個像佣人似的進來，告訴那些神人說：別人家到杭州，要先拜我家老爺，獨有這位法師我家老爺先拜他，快點出去，不要擾亂他，就不見了。隔了一夜，又看見有客來拜訪，請進來是死裝大將，手上拿一張名柬，給尊者看，上面署名是宋岳鄂王，東並敘出杭州周圍二百里，皆歸他管轄，慕尊者道行，願為護法云。杭俗稱岳王為老爺，那知道神眾也這樣稱呼。

上海的龍華塔，是三國時吳赤烏十年(相當於西曆二百四十七年)建造的。相傳常有放光的事情，見到就時和年豐。章一山君就告訴尊者疑塔中有舍利，想請禱告求他放光。尊者占卜，說塔中所藏者為佛舍利。從杭返，與某君同往禮塔，經三層三拜而止。某君問能放光麼，尊者說也許放光。迨國慶日夜十時，龍華寺僧元照等六十餘人，在三聖寶殿念佛畢，忽見天空白光映照，明如閃電，細看看，光從塔頂發出，歷五分鐘乃息。滬西鄉民傳為奇事，各報紙均有登載。

尊者曾往內蒙傳法，七天七夜，不眠不食，僅飲水少許，但是精神如常。民十四年春，西藏活佛班禪額爾德尼故都，知尊者道行，叫人致意，始往禮謁。相談之下，極契重他，賜他堪布法位，三辭而後肯受。班禪喇嘛南遊普陀，到杭州，邀尊者同行。杭州人聞名問法者，朝暮圍繞，開示法要，或給予醫藥。尊者前在熱河一帶收徒約十七萬人，在杭州傳金光明經白傘蓋法，灌頂者三百餘人，藏密一尊供養法灌頂者八十一人，民十六年，東北和平法會請尊者赴瀋修法息災，應允未及啓行而圓寂。

## 第二目 諾門罕多傑覺拔尊者

尊者係康定人，生於民前三十八年。諾門罕者是蒙古語，就是法王的意思。過去段祺瑞在北政府當執政時，暗潮洶湧，自己覺得危險，秘密請尊者修法息災，但因自己是一國的元首，又恐怕人家說他迷信，於是乎叫范彥彬代表去請示尊者。尊者說：那麼到蒙古去修法好了。段乃驚詫說：豈數千里外，能以法庇護耶？尊者笑曰：爾目中是數千里，我心中只是方寸啊！段大喜，送尊者到蒙古，開綜度母道場十五天。等到回都時，要想把蒙古的全權給尊者，尊者笑說：我是出家乞食的和尙，何能問世間事。段乃加他一個法王的尊號，開了民國來冊封的初例，這便是諾門罕的因緣。

尊者是黃教裏唯一的科班出身。初雜度於安卻寺，有一天，他的師傅外出，叫他煮好飯等他，尊者本係富家郎，不會燒飯的，但是依法做弟子的人，應當自食其食，而又要替師傅燒。結果水少米多，飯煮焦了，而裏面生的。師傅笑說：你終日吃飯，飯且不容易成，何況成佛呢？尊者從此大悟，入西藏哲蚌寺，修顯密之學十二年。顯教則窮究五部法義，密法則入四曼荼羅，受四河流灌頂，計參加密教五部諸尊結瑯灌頂有一百餘次之多。支分本續都具

備了，又承受無上金剛結汪大灌頂一百零八次。他學成，考得的格西，是最上拿攘把格西，又在爵巴寺，專修密法三年，然後宏化內地。

民國初年，尊者宏化蒙古時，盟旗長包王，晚年惟有一子，病危近死，求尊者救。迨尊者至，子已先歿，跪前求救。尊者說，我宗有法，但是極秘，所以叫密宗，不如此不足以表章佛的慈悲，不顯佛的真義，有益於世間出世間，你也信麼？現在爲你試驗一下。令止諸喇嘛不要誦念，趕快把王子的屍體抬過來，尊者坐靜，用藥一丸，灌到屍體口內，單獨一人，執龔臨屍持誦，到了夜半，摸摸屍體，已經微有熱氣，到天明，王子眼睛睜開哭了，復活如初。王大喜，叩謝尊者。尊者嘆說，佛大慈悲，以法給眾生，但是人不自修，而是誹謗，徒然議論，於法何過！我們密法在七日「中陰身」中，尚且能從閻摩羅手中奪來，放在你懷裏，何況王子死未久呢？雖由你過去的善根力量所感，但宜善其後，凡壽盡者，宜修蕩金確嘉換命法（略）。後王子以再造恩故，也皈依尊者而出家。尊者雖神異如此，但有人問他神通，他總嚴厲斥責他。尊者說：神通最大的人，從來不自誇。他教人總不外空有密三諦，知空而不知有，則滯於枯寂；知有而不知空，則流爲博辯；知空而不知密；則實證之士必稀；知密而不知空有，則將流爲外道。所以神通乃聖教所嚴禁，雖密乘中也間有所不諱，然乃大機大權，瓜熟蒂落，法爾具足之事。不修心而修通，乃魔法，非佛法，自己成魔，還能降魔麼？有蒙古弟子二人侍師，一夕尊者入定，二弟子相爭不已，其中之一，舉篋擲他，篋中有小刀飛出，誤觸尊者，身體出血。尊者說：我獅王金剛，乃至真無上佛法，你竟敢這樣，我法若假的而欺人，你沒有過，否則不到一半，必嘔血死。言已，尊者反悔，又嘆息他。叫他懺悔，但是那兩弟子，不久仍舊嘔血而死。尊者陰剖其心，藏而帶到五台山文殊壇場，秘密加持，同生西方。所以修金剛密法，一切兇器尖鋒，不可對著行者，就是這個道理。尊者在蒙古宏化十六年，所受的供養數萬金，珠寶等無算，因爲密宗凡供養上師三寶，須極殊勝莊嚴隆重故。但是尊者所受的供養，除在蒙古建築師廟外，五次到五台山，都把他布施了。他對於弟子信施，都替他代做功德，不足則自己添出來加上去，所以他自己不存多財，當奉直戰爭的時候，交通阻滯，尊者在蒙幾乎絕糧，他甯可親自赴張家口，購進麥麵。半途尊者下車吃東西，御者駕車先走，沒有到半里，被兵擋住，將車擄去。御者回來，告訴尊者，尊者用手搏麵握如指許一個，做小卻巴，向那個車子方向擲去，暫在旅館過宿。天將亮，有敲門聲很急，詢多傑格西，原來縣衙門將車送還來了。怪而問其由來，則說中夜上峰火急令，啓封珠印還沒有乾，令天明前速還車，明了即處以軍法，因而用他車向營中換來。營中亦得到同樣的命令，事出僅數小時，數百里外上峰令竟飛來，真是瓜熟蒂落，法爾具足呢！

民國十四年，尊者入故鄉，禮班禪喇嘛。東密阿闍黎大勇法師，以證菩提道者，修行法門唯二：一爲三摩地門，一即秘密陀羅尼門，爲釋尊金口所宣說。前者治經教者類能言之，而後者乃世界至真無上秘密醍醐，現在西藏。世人無知，妄爭顯密，不知西行深入此秘密陀羅尼門，故彼亟欲西行求法，以不通藏語，因創佛教藏文學院於故鄉，求尊者爲導師。尊者留院兩月中，爲宣示瑯忍次第，及藏中佛教住持傳承規模，和學法習定，修持淺深，成就過程。又爲大勇識破乩盤 精冒充護法，介紹大勇入康藏求法，開漢僧西土求法之先聲。是年冬月到西湖，灌頂授明達數十尊，以無儀軌可循，始請尊者譯出諸儀軌二十餘種，是爲藏中密軌

譯成漢文的開始。尊者在杭所受供養數千金，按菩提六波羅密四十六戒中第六戒「若出家若在家，受持瑜珈菩提戒者，爲淨信男女饒益利樂。除其災障，爲彼加持灌頂，作瑜珈相應法。若以諸金銀珍寶世間一切勝妙資生之具，若少若多爲供養者，應歡喜承受。倘拒而不受，損彼福德，則彼施者災障轉增，喪失利樂，如是菩薩得破戒罪」。尊者準此經義，於十五年春，禮普陀修供養，將所收供養全數布施。因施我是一重功德，我加持後普施之，那麼功德復生功德，重重無盡，世世安樂，直到成佛，這個利益多麼大啊！如果以不受爲持戒，清苦爲修行，失了福田的意義，絕了人的善根。

民國十五年三月，尊者應湖北湯鄉銘等請到漢口，這時各省旅漢的名流，吳佩孚、趙炎午等，都來皈依。學東密的蜀人程宅安也來了，一時法門龍象，會在一起。尊者於結朗灌頂之餘，在督署譯出諸尊儀軌五十一種，刊行於世，即世人所稱密乘課本也，是爲尊者譯法出版流通的開始。

尊者住漢三月，適當盛暑，喬毅夫侍尊者赴匡廬消夏一月，仍傳法灌頂不息。秋七月禮九華後，遂返故都，各處傳法。一時好奇者，竟以休咎來問，尊者概以不知辭卻。川人李玄遺失舍利來問，也以不知對。固請後，乃告以可向諾那師處請問。至則卜之，果獲舍利。從此李玄與其族人李公度，遂迎諾師入川，盛傳蓮花生大師密咒三年，學者數千人，蜀中密教從此興起了。秋八月，白普仁尊者在雍和宮修子母丸。其法以麵蜜酥爲丸，封瓶中，外嚴繪彩，瓶頸繫繩，誦者各持繩一端，握以杵，誦勿輟。七七丸成。丸自飛去，珠丹其色，而次第濃。屆期正盼丸出，尊者來，繞瓶三匝，以哈達加瓶上，頂禮大呼說：我來供養啊！聲未止，瓶中丸飛出如雨。初淺紅，次絳色，最後如火如荼。有來而未至者，於途中亦檢得八九粒，其感應如此。翌年二月，故都大旱，乞尊者求雨，尊者說：求雨必向龍求，即乘車到玉泉山，向玉泉一禮，投之以藥，大叫說：我求雨啊！說罷便返。行數里，雨隨車而來。尊者仰天說：止，等我回，不要把我的鞋子弄濕了，雨果然止。等到家後，傾盆大注。民十七，東北水災，大雨不止。尊者以杵上揚，雨忽止，黑雲如墨，含雨弗下注，近郊三十里內，水災頓消除。

民國十六年，尊者駐錫五台，北京大學教授張怡蓀羅膺中二人，係有名科學家，要用科學來實驗佛法。尊者笑對說：你所知者，都是世間顛倒生滅虛妄的事情。飛機潛艇，不是西藏人不能做，實是不屑做。佛法較科學哲學精明逾萬萬倍，科學乃五明中工巧明的末緒，倘不持以內明，是損害眾生最厲害的。西藏工巧，是利眾生，歐西工巧，是害眾生，你如相信，依我法修七天，自然會見到。他們一個求開智，一個求醫病。尊者乃用文殊和藥師法分授他，七天還未滿，一個忽覺白光皎然而空，身心洞徹智慧頓增，迴若兩人。一個則蓋光燦如玻璃，似覺物我同體，身心輕快，宿疾皆除，樂未曾有，遂皈依尊者，深信佛法矣。

尊者聞有內地僧人，販銅佛像，拿來鑄鐘，悲嘆他成就無間的罪業，發願去贖來供養。因浩修僧知到詳情，發覺大內萬壽殿火災時灰燼中，尚有殘像上千尊，因開示收主的功德，收主將佛像全數供養尊者，並捐運費。尊者載像至無量庵，發心莊嚴鍍金，躬送西藏供養。

因爲要經過四川，重慶佛學社，懇求尊者三事：「（一）建西南和平法會求息災；（二）裝置菩提金剛塔；（三）傳法譯經。尊者經一一應允。時當炎暑，尊者消夏塗山，乃譯出密軌一百多種，後收京、滬、浙、贛、所翻經軌，一再釐訂。程宅安阿闍黎等預其事，成書一百八冊，叫着「密乘法海」。因尊者曾受無上金剛結汪大灌頂百零八次，所以誓願宏化內地一百零八法，來救漢地的眾生。此次送佛返藏，傾囊盡瀉在四川，以滿足這個願，使得後來學密的人，知道西藏密宗何以如此興勝。總是尊者數十年的奔波。足跡遍到漢、滿、蒙、藏的功德，對這種不容易得到的法，應當尊重，尤應尊重造法的上師，不可誹謗。當日尊者在塗山，開西南和平法會時，會中置燈百盞，莊嚴道場。尊者戒勿燃燭，乃執事的人，私下照點，一夕燭火灼燈，透過繫燈之枯柏枝坊，直焚殿額，幸爲繫鐘僧看到，把他撲滅。尊者說：留此灼匾，以爲謗法者記，所以後來這個焦額，始終保存，就是警誡不聽師訓的一個警鐘。又於金剛獅王佛母時，以本尊入卻巴壇，尊者自執繩杵繫之，俄而塔搖搖動，繼而大震，壇外有敬禮者，皆神悸顛撲，而寺中村學究獨鄙夷之。未三日，學究忽半夜嘔血而死，這便是謗法的教訓。當九月十三日法會圓滿時，尊者囑各喇嘛返後，誦綠度母經七卷，乃各以疲勞之故未誦，轉而各互鬧鬥轟，而實際並沒有一件事，尊者罵他們說：我預先告誡你們，你們不聽，還轟什麼？

民國二十年，尊者朝峨嵋，後到成都，軍政各界迎者數千人。文殊院開壇，傳法灌頂，主席劉文輝親率數百人入壇，開綠度母長壽佛藥師道場，度川戰死亡軍民，開金剛獅王佛母道場以降魔，繼傳法傳咒灌頂，學者先後九百餘人，皆令左入右出，一一爲之摩頂。每一摩頂，淚如雨下，淋浪襟袖，而尊者病矣。蓋彼輩業障，尊者盡攝入己身而代受之，然仍力修護摩法，以示圓滿。又特爲聞法者灌頂三日。時有見尊者身爲金色者；有見爲三頭六臂身，高丈餘，執諸羯摩器仗，作忿怒相者；有見爲赤髮上豎，身作藍色，焰舌電目，不敢仰視者；問於尊者，尊者說：你眼有病麼？然而見藍者爲佳。有一天，尊者在成都張少揚家，時川西疊溪山崩地震，尊者方坐榻說法，地忽大動，搖搖不止，尊者以手拍榻說：勿相戲，地遂止而不動。然而有弟子出室的皆顛倒，餘處動如故，而尊者之室寂然，皆相顧駭愕，才知道尊者的力量。未幾到重慶，有某君患狐崇，白晝見有白鬚老人的頭，掛在字畫上，尊者爲書綠度母咒而除之。後由滬轉港，經南陽到印度於生辰日（十一月十九日），乘巨象禮蓮師洞。蓮師洞係我國西藏密宗祖師蓮花生大士，當日修法之處。時大地震吼，由大吉嶺至菩提大金塔，已陷數村爲海，拉薩大招覺俄殿中水自湧出，深半尺許。十三世達賴喇嘛，於此時圓寂。尊者乘馬入藏，二十二年十二月八日抵達，住錫哲蚌寺，普修供養。未幾，安卻寺大火，尊者新建之彌勒樓獨存。

## 第二節 護國淨覺輔教大師章嘉呼圖克圖之護國和茶毗舍利之殊勝

章嘉大師，乃遜清駐京八大呼圖克圖中第一位呼圖克圖。本名羅桑班殿丹畢蓉梅，於民前二十二年，降生於青海大通縣之拉路塘。其第一世名尊達，係釋迦佛的弟子，證了阿羅漢果，自在轉生。今生乃係第十九世。黃教中四大呼圖克圖，其中之一主管內蒙者，即章嘉大師。又蒙古各地呼圖克圖出世，名在北平雍和宮金奔巴瓶之內的，由章嘉大師監視抽籤確定之。所以他最尊，稱大國師，擁有內蒙四十九旗及青海二十九旗的廣大信徒，在蒙旗內有三

百多寺廟。西藏、北平、遼寧、熱河、綏遠、察哈爾、青海和山西五台山等地，也有歸他主管的寺廟。每寺所住喇嘛，多的有三四千人，少的也三四百人，共計將近千萬人，是蒙旗人民信仰的中心。清康熙年間，正名章嘉呼圖克圖灌頂普善廣慈大國師的封號，光緒二十二年，行今世坐床大典。

辛亥鼎革，擁護共和，主持時輪法會於貝子廟，參拜者十餘萬人。袁世凱於封號之下，加列宏濟光明四字。徐世昌時，又加召因闡化四字尊崇他。北伐完成。國府更另封淨覺輔教大師的德號。大師對於中央，從無攜二之心，始終具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信念，遵循國策，宣揚教義，時時舉行法會，護國息災。民十三年，應東北各地教徒的迎請，在楊王府傳授時輪金剛法，參加頂禮者十餘萬人。十九年任蒙藏委員會委員，二十一年轉任蒙旗宣化使，此後常駐首都。二十三年赴伊克昭盟巡視，日特在錫明活動，大師折返五台，復時來威脅利誘，大師堅不為動。二十四年更贈禮物勳章，大師毅然拒絕。是年當選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二十六年任國民政府員。七七事變起，隨政府西遷，旋受命宣化蒙旗，設公署於成都。三十六年，政府為崇德報功，加封護國淨覺輔教大師，頒給金印金冊，為對蒙藏佛教領袖封號所僅有的。其榮譽和達賴班禪相等，令文如左：

「福民佑國，本政教之同源。褒德酬庸，迺國家之令典。章嘉呼圖克圖，仁心公溥，慧性澄圓。具救世之精誠，化孚僧俗。拓安邊之宏願，望重盟旗。入贊中樞，彌彰偉績，着加給護國淨覺輔教大師名號。於戲，憲治遐宣，定啓人天之悅豫。蒙疆永固，倍臻民族之蕃昌。式頒冊命，尚其祇承」。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十日

是年第一次中國佛教會員代表大會，選大師為中國佛教會理事長。三十七年被選為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七月受聘為總統府資政，八月受聘為憲政督導委員會委員。三十八年大陸瀕危，劉文輝、鄧錫侯要挾大師留川或赴西康，大師毅然決然，迅赴重慶，謁蔣總統，表助護國化民之心。總統面囑來台，即返成都，倉卒赴機場。因飛機座位不敷，僅攜陳靜軒、賀永慶二人飛台。隨從的法尊喇嘛七人未能同來，經典法物，都遺失了。三十九年，續受聘為總統府資政，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四十一年被選連任中國佛教會理事長。日本召開第二屆世界佛教徒友誼代表大會，大師為中國首席代表，赴東京出席。四十五年赴陽明山避暑，患胃部幽門癌，赴日割治獲效。四十六年一月十五日回國，二月二十日復發，三月四日，捨報安詳示寂於台大醫院。十一月荼毗，得舍利六千粒。生前遺書，光復大陸後，應即歸葬五台山鎮海寺。至第二十世之呼畢勒罕，由陳靜軒等負責找尋。又稱章嘉呼圖克圖精神不死，當繼續努力，弘揚佛法，報效國家，光復大陸，解救同胞，其精誠由此可見。總統明令褒揚，題「弘教輔明」四字，親臨致祭，以示崇德報功之意。世壽六十有八，荼毗之日，雖然大雨傾盆，而途為之塞。他生平很少傳法，因為沒有接受正法之器故。他生平修持靈應，很少對人言，祇有在五台山，冬天和尚獻蓮花而不見，沙中現甘泉而忽掩，曾經和煮雲法師講過。編者平日有以密咒解釋相問時，他雖認為有過，但還是告訴我。

## 第六章 中央特派大員主持第十四輩達喇嘛坐床大典

西藏密教，自宗喀巴創立新教後，有如雨後春筍，壓倒舊派。因而政教之權，遂全落於黃教之手。黃教不能娶妻，所以法位的繼承，不能適用世襲制度，由其兩大弟子達賴與班禪兩喇嘛，世世以呼畢勒罕轉生中襲繼衣鉢。呼畢勒罕即是化身，或稱再來人，其辦法即是大喇嘛臨死時，遺言說要再生於某處，就是他的靈魂。於經過十個月後，再現於同月生的嬰兒。或一歲乃至兩歲的小孩子，於是就指定地方，找出生靈兒，用種種方法來測驗他，確實前生的轉世，來做法位繼承人。但是到了清朝乾隆年間，發生流弊。竟出現有幾個呼畢勒罕。所以清高宗準備一個金瓶於中藏大招寺，將他所指定的方向候補的紙票投入瓶中，在皇室派的駐藏大臣，及達賴或班禪等主要喇嘛僧立會之下，而於宗喀巴像前抽籤，決定其相繼人。如欲決定蒙古兩大喇嘛嗣法的人，則由故都雍和宮所整備的金瓶，在住故都喇嘛大官立會之下，抽籤決定之。

達賴曾被中國冊封為西藏政教之主。清康熙時因真假達賴之爭，康熙以武力擁置真達賴於禪榻，冊封為宏法覺眾為六代達賴喇嘛。雍正即位，西藏掌政事之官噶倫布聚兵害掌前藏之貝子康濟鼎。雍正討之，以掌後藏之頗羅鼎為貝子，總西藏事，留正副大臣二人，領兵二千駐鎮，是為駐藏大臣之始。達賴六代班禪七代後登座的，不復真觀密諦，所以採用金瓶抽籤法，一直到清咸豐十年，接上第十三代達賴，於清光緒三年生，即是由祇求神示尋覓而得到的。總之乾隆以後，歷輩轉世達賴，必得我中央政府的承認，方能發生效力，號召一切，而這位第十三輩達賴喇嘛，在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圓寂，所以蒙藏委員會，以主持第十四輩達賴坐床事關係重大，在民國時期，又屬創舉，不得不特加審慎。

#### 第一節 事前之準備與入藏

先是第十三輩達賴喇嘛圓寂後，其職位由熱振寺，木隆寺，功德林，策覺林，澤墨林五廟的呼圖克圖及甘丹之甘丹赤巴，六人中選一代攝。結果西藏人民大會，以熱振呼圖克圖，在六人中占卜最祥，於是熱振主持下，按臨終預示，及以後觀海問卜降神等徵兆，覓第十四輩達賴的呼畢勒罕。民國二十六年，最初在青海尋得者，有兒童十四人，研究後以塔爾寺大澤祈家土司轄地曲卻策仁之子，拉木登珠靈異最著，因以當選。在西藏境內，也尋獲靈異幼童二人。西藏駐京辦事處，乃以漾代電，請中央迅將西寧塔爾寺幼童送至西藏參加典禮。經蒙藏委員會擬定辦法三項，徵得藏方同意，於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特派蒙藏委員會委員吳忠信，會同熱振呼圖克圖，主持第十四輩達賴喇嘛轉世事宜。藏方復來電表示稱：現吳委員長既擬親臨拉薩，藏方因中藏情感，日益融洽起見，極表歡迎，祈速轉請吳委員長由海道入藏等長。同時青海馬主席步芳，已派定師長馬元海為護送靈兒專員，於二十八年七月一日動身，十月七日到藏。吳委員長遂於十月二十一日由渝飛港，經由仰光而達印度加爾各達，再前進至印藏交界之噶林堡，轉乘汽車至錫金首都岡多，換乘騾馬行兩日半至拉圖山而入藏境。復至亞東經最險之路程而至怕里轉達江孜。布施僧眾，咸感德意。於二十九年一月十五日到達距拉三十里之鐵橋，熱振代表及川、滇、北平、新疆商民代表多人，迎於橋端。旋抵拉薩哲蚌寺，時噶倫(掌全藏行政、司法、軍法事宜)丹巴嘉樣彭休彭康，以及藏中高級僧俗官吏七十餘人，殿帳招待，藏軍七百全體迎候。英人發克司及尼泊爾代表亦分別遠迎，沿途觀者如堵。此種儀節，即對達賴喇嘛，亦不過如此，是皆中央德意所感召也。



## 第二節 入藏後之宣撫工作

吳委員長此次入藏，除辦理第十四輩達賴喇嘛轉世及坐床事宜外，復進行後列之宣撫工作。

### 第一款 分贈禮品

此次入藏，所攜禮品，有三百餘駄。除少數鐘錶外，大抵係杭綢、庫緞、湘繡、康茶、及景泰藍、閩漆器、磁器等，均係國產。到後即普遍餽贈，上至達賴，下至僧俗六品官吏，計三百餘人。單達賴禮品，竟用八十餘人往，其豐可知。

### 第二款 布施寺廟

西藏廟內喇嘛，少則數十，多則數百數千不等，有操縱輿論，左右政治的力量。拉薩附近三大寺——哲蚌、色拉、甘丹——尤具權威。吳委員長到後，即先在三大寺佈施一次，每人藏銀三兩。復又於藏曆新年時，乘傳招機會（按藏俗年屆新年，必集前藏各寺喇嘛，於拉薩大招寺誦經禮佛，接受各方布施，叫着傳招），又布施一次，每人藏銀七兩五錢。至於後藏扎什倫布寺，亦派顧問奚倫前往布施。

### 第三款 施針施藥

西藏醫藥衛生，向極缺乏，花柳病非常普遍，幾有十分之七的人口患之。吳委員長入藏，聘有留德醫學博士單問樞同往，並攜帶大量藥品，每日施診施藥，就診者非常之多。

### 第四款 宣慰僧俗官吏及人民

中央和西藏關係，念餘年總覺不夠理想，其原因是由於邊疆對中央政情，不能澈底了解。所以吳委員長到藏後，凡是僧俗官民來請見的，一概接見，宣慰中央意旨，說明漢藏一家，西藏必賴中央始能存在的理由，所以聽者非常感動。

### 第五款 冊封熱振和授勳噶倫

中央於二十四年十一月，錫封熱振輔國普化禪師名號，頒給冊封，交由護送班禪國師專使費送未成。同時中央以熱振及噶倫等綏撫西藏，著有勞績，特授熱振二等采玉勳章，噶倫三等采玉勳章各一枚，此次舉行冊封授勳儀式。

## 第三節 主持坐床大典

### 第一款 確定第十四輩達賴呼畢勒罕

最初西藏政府呈報，說在青海選得靈兒一人，在西藏選得靈兒二人，擬齊集拉薩掣籤。迨吳委員長抵藏後，僅接得青海拉木登珠一靈兒，西藏二靈兒則無消息。因此掣籤或不掣籤均可，但必需呈請中央核定。而熱振以西藏僧俗官民，咸認拉木登珠為真正之達賴化身，希望免予掣籤，於二十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具文呈請，經轉呈中央，奉行政院佳電，轉奉國民政府二十九年二月五日令開：青海靈兒拉木登珠，慧性澄彌，靈異特著，查係第十三輩達賴喇嘛轉世，應即免予掣籤，特准繼任為第十四輩達賴喇嘛等因。同時坐床大典，所需經費，由行政院撥四十萬元，以示優異，並決定國曆二月二十二日（藏曆正月十四日，陰曆正月十五

日），爲坐床大典日期。熱振等電呈中央接受並致謝。

### 第二款 訪晤靈兒

靈兒在未坐床前，照例住於拉薩郊外羅布嶺岡。先與藏方商定。於一月三十一日午前十一時晤面。屆時由顧加總堪布等導至小花亭中，靈兒已先在，互換哈達後，頻以問題詢之，彼均能含笑作答。言語舉行，均極沉着。年方五歲，聰穎殊甚，並能通漢語。談話十多分鐘，共攝一影，並贈以禮品，彼極爲喜悅。

### 第三款 坐床大典之主持

坐床典禮，依期在拉薩布達拉宮舉行。其與中央主權最有關係者，則爲座位問題。初西藏政府，擬以吳委員長與司倫或熱振相對坐，吳委員長未接受。於是照駐藏大臣舊例，與達賴西南而坐，遂按舊例及宗教儀式辦理。先一日以盛大之儀位，迎靈兒至布達拉宮，到期典禮舉行，其座次如下：

- 一、達賴及吳委員長坐北面南；
- 二、中央官吏坐東面西；
- 三、熱振率司倫及僧官等坐西面東；
- 四、噶倫及各世家公子坐南面北；
- 五、尼泊爾不丹代表坐東面西，位中央官吏之下；至英國代表古德則以座位問題未出席。

大典開始，計出席人數約五百人。首由熱振向達賴三叩首，噶倫繼之。再由熱振立中央，對達賴誦經，宣讀疏文。隨有堪布一人，持錦製丁綱多爾濟一幅，掛達賴座上，寓長壽意。另一堪布，以宗喀巴尖頂黃色僧帽，加諸其頂。嗣熱振率各活佛獻哈達及五供。吳委員長及隨從，亦進哈達致賀。再次由司倫，噶倫及大小僧俗官吏獻哈達。旋有辯經師二人，在殿柱兩側，互相問難。又幼童念餘入場舞蹈，手持短鉞。繼之有進茶、進飯各節目。最後乃殿以搶奪麵餅一幕。麵餅係糌粑製成，而經油炸者，由另室運到殿中，堆積如山，上更排以牛羊肉，高及屋樑。於時由僕役平民數十人，入殿爭搶，各堪布持木棒亂擊，至搶盡始去。典禮後，中央各方電賀，達賴答謝。熱振等電呈主席林暨委員長蔣，示感戴之意，並祝中日戰爭，中央勝利。此一坐床大典遂告圓滿。

## 第七章 編 後 語

猥以衰老，失足折骨，於行住坐臥不甯之中，勉集部份資料，擇要草成是篇。所言雖均有據，然以訛傳訛，在所難免，尙望我金剛同門，海內賢達，以慧眼匡正之，功德無量。

回向曰 以此功德，與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無上正等菩提。

圓滿吉祥

### 十一版流通獻辭

「民國六十年來之密宗」著者 法稱金剛阿闍黎現任立法委員韓同恩師，字叔蘇，民前十二年歲次庚子九月十三日生於江蘇省泰縣海安鎮韓家套，現年八十四歲。師五歲啓蒙，幼習

科業，除精通經史外，並涉獵莊騷，尤擅長書藝，功深汲古，文章泰斗。其從政也，推恩黎庶，解民倒懸，正直不阿，卓著聲譽；治事也，兼顧情理，母枉毋縱，群情悅服，眾口一詞。民國三十六年七月，政府籌選行憲首屆立法委員，師應桑梓之推薦出而競選，所到之處，萬頭鑽動，臂助既多，曾未多費，票源如潮湧而至，卒以第五選區最高票膺選，誠得道多助，公道自在人心也。三十八年立法院遷台復會，光景一新，師為實踐競選諾言，以建立「軍事審判法」制度為職志，探大陸法系之體制，兼取海洋法系之所長，於四十年四月初提草案，即獲立法委員江一平等一〇七人之連署，歷時五載有餘，終獲大會順利通過，由政府公布施行。

軍事審判法，乃規定軍法案件訴訟程序之法律，綜其作用有二：一為確定國家對於軍人犯罪之刑罰權；一為保障軍人被告在訴訟上可獲公平之審理，實為我國第一部內容完備之軍事審判程序法典，足以代表政府努力改進法制，建立民主憲政之成果。在此戡亂時期，付諸實施，使軍法審判由此進入一新階段，尤具重大意義。師自初提草案及至完成立法程序，始終參與其事，厥底於成，貢獻至大，功不唐捐。

師自服公職以後，每多兼職，冗務繁劇，惟忙中仍不忘閱讀經史，以勵心志。每言：「宇宙萬有，各具自性，亦曰自有，不待因緣，無始以來，與虛空同壽。未曾生、未曾滅，未曾有、未曾無，未曾穢、未曾淨，未曾喧、未曾寂，未曾少、未曾老，無方所、無內外，無數量、無形相，無色相、無音聲，不可覓。不可求，不可以智慧識、不可以言語取，不可以境物會、不可以功用到，無善惡、或可強名之曰至善，而不可以善惡偏稱。告子雖主無分於善惡，然以湍水為喻，而與孟子辯，顯見告子亦未得性之三昧。不知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搏而躍之，可使過顛，激而行之，可使在山，與夫水之就下同為流水之相，而非其本性，且非水之常態。水之常態為持平，非上亦非下，曝於日，則昇其溫度而化為烏有，烏有安可說哉！是乃水之自性，萬物同一體性，其成也由於因緣際合，緣合則生，緣散則滅。生則為有，滅則為空，動物如此，植物如此，礦物亦同。故宇宙萬物，皆四大偽合，非至聖莫能知之」。所言析理精微，圓融無礙，苟非碩學槃才，曷克臻此？

師之學佛，始於民國十九年歲次庚午太師公病篤之際，因隨侍湯藥，數十日不能安枕，時里之海安鎮有復盛錢莊者，有一執事先生勸師念佛，並以金剛經一部見貽。師初誦其經，覺內容純屬教理，惟其未有金剛神咒，簡單數語，對持誦功德讚揚備至，因日誦之，從此遂向佛門邁進。太師母王太夫人，茹素持佛名號，親戚中亦有不少持準提及大悲咒者，師因而進持大悲咒，至此每日以金剛經及大悲咒為常課矣。民國二十二、二十三年間，師因病求治於金剛上師諾那呼圖克圖，蒙親以其甘露由口注口，結無上密緣。於是，由顯入密自此始，對佛學之精研亦從此深入，在未正式皈依之先傳綠度母咒，持之不多日而頂即開。師嘗謂：度母大法在西藏珍逾拱璧，絕難親授流布，藏中大小寺廟數以千計，喇嘛數十萬，迭承歷代聖者相傳，未有一人一日一寺而不誦持度母咒者。其法之重要可知，故其開頂有如此之速。吾人臨終，神識必有出處，顯教謂頂聖眼生天，人心餓鬼腹，旁生膝蓋離，地獄腳板出；密教出處區分較細，然從頂出脫離輪迴則為共通之說。故開頂門乃學佛基本要件，打通此路實

爲首要。顯教修持有終有其身而不通者，而師以極短之時日竟能達此目的，因之益增對密法之信心，遂發願修滿百萬然後皈依。當持誦之時，見諾那上師像頂光燄燭天，師謂類此感應，迄今仍未衰退。皈依之後，學法不下數十種，結下殊勝密緣。諾那上師，因功在國家，政府曾頒尊者普佑法師名號，於民國二十五年農曆二月二十二日，即國曆五月十二日於甘孜示寂，師悲痛之餘，從此修持益加精進。

民國三十六年觀音誕日，師於早課時感檀香爐中放光如蓮，知將有瑞應。果於四月十八日，西康金剛上師貢噶呼圖克圖在無錫傳授破瓦法，師參與皈依而受法，賜名法稱。是日參加法會者數百人，濟濟一堂，全體開頂，即旁聽於門外者，亦同受法益。次年，師當選立法委員，於四月赴京準備報到，時貢師駐錫大油坊巷傳授紅白教大法，灌頂護摩，自四月四日起連續於夜晚傳法，匪特密教大法次第圓滿，即藏譯顯密圓融之心經亦加講授。嗣以時局緊張，貢師匆促離京，自此竟成永訣。貢師，亦以功在國家，經國民政府尊號輔教廣覺禪師；其講授之心經，經師依胡亞龍尊者傳話，摘編爲「藏譯原名薄伽梵母智慧到彼岸心經顯密圓融速解」一文流通。貢師傳法之時，師又得識修有成就之計海珊尊者，當徐蚌會戰前夕，時局萬分緊張，師向尊者請問行止，尊者謂：「欲去者速，最好赴台灣」。師母憶及此輒謂：「計公對余指示，有生之年，皆戴德之年也」。此種感恩圖報之情操，令人欽敬不已！

三十八年京畿不安，師母福建轉赴廣州，抵穗後，參訪蓮花金剛藏尊者，曾就過去所受紅教諸法之記錄法本，一一對證；未幾蓮花正覺尊者亦至，復得手編法本甚多。旋立法院遷廣州，師又自院中同道熊道瑞居士處得在京所印之紅白教法本，至此過去所受之法，法本已漸臻完備。五十四年，復承已故汪恩沛尊者之夫人魏亞芬女士，將尊者生前所有密法法本見貽；不久又獲金剛學會意贈密乘法海，全部計百有八法。此時師所持有之密乘法本，總數已有五百餘種之多。

師於三十八年五月隨政府來台，當時密乘龍象多集於此，與師過從甚密，生活亦趨安定，於是發心重新按照次第由加行及於正行，三根本咒均在百萬以上，尤其彌陀往生咒，則數逾千萬；其他凡所受者，每法持咒多半十萬，至少一萬，或修百壇以上。加行中最難修者，莫過於百字明及大禮拜，師對百字明除專修百萬外，每日早課，仍誦百零八遍；其他各咒每早必修者亦百有八咒，從無一日間斷。大禮拜則自三十九年農曆正月二十五日開始，每日禮拜最多者八百，每五十拜休息片刻。當師於四月二十六日禮拜時，曾見蓮師像放光，信心倍增，至是年十月十五日圓滿十萬，先後不到十月，修持之精進，足爲我後輩行者所效法。

民國四十四年，東初大師發起影印大藏經，師爲贊助發起人之一，以桑梓江蘇泰縣海安鎮廟宇林立，但尙乏大藏經典，因而預約正編一部，矢志於閱覽之後他日返回大陸，以之奉贈於海安鎮最大之西寺，供四眾之閱覽。是年十二月開始出版，師亦於此時起開始閱藏，窮九年時間，至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卒將西土三藏十二部，都六千二百九十七卷全部閱畢。閱藏期間，師復於四十七年雙十節，即農曆八月二十八日，在台北懸三峽鎮自宅閉關四十九日，至農曆十月十八日出關。於此四十九日內，深感閉關功德之大，匪特瑞相迭現，以

師脈博素低，乃關中不動，轉而增高，出關之後，健步如飛，拍照示人，竟不相識，成就不可思議。

我佛說法，不外自度度人，師以上述閱藏閉關，無非自度，對於度人，亦應精進。因於閱藏開始同時，即自四十四年冬，農曆十一月十七日彌陀誕日起，發心早修施食，晚修觀音度亡法。初以三千壇爲目標，行將圓滿，復續修二千壇，於六十二年農曆四月十一日圓滿成就，爲時十四年又四月餘。在此悠久歲月中，除於六十年，師因腿傷在院醫治致短期停頓外，平日雖小有疾病，亦不間斷。凡師所識者，不論其識師與否，但知其亡，即專壇度之；其不識者，則在一般召請之列。超度亡靈，過去本爲出家人之事，然自袁希濂大德在滬舉行密法度亡後，有道之士咸謂其超度功德，等於八百出家之人，至此密法度亡大興。師自圓滿五千壇度亡法後，又復定農曆每月二十九日晚七時，舉行度亡法會，對中陰亡靈家屬有所請者，均義務爲之超度，打破出家在家之分，兼爲貧者求度之助。師謂：金剛乘戒超出大小二乘，密宗弟子無一日不應修法，無一法不應度生，一光遍照，及於六道眾生，生者死者，靡不包含。非特一地一世界有情受益，十方世界眾生均蒙其恩澤。其禮佛也，禮一佛同時化身體一切佛；其布施也，雖一吐一涕之微，靡不化爲甘露。固無出家在家之分，且在功德至大至深。

師設壇度亡，悉依其多年虔修諾那祖師嫡傳之觀世音菩薩度亡超幽大法，法力廣大無邊。七十年五月二十九日爲故立法委員王漢生先生亡靈超薦時，有眼通行者曾親見王故委員之亡靈來至師法座前，躬聆法益，深得法悅而往生佛國。六十一年農曆七月十五日中元節舉行度亡法會，故立法委員趙家焯先生亦曾於冥中賦詩曰：「晃朗無邊覺性海，頓知曾是無錚家。老哥待我恩情厚，他日成佛感靡涯」。今年八月下旬豐原高禮堂坍塌，不幸罹難同學二十六人；不數日，韓航客機痛遭蘇聯飛彈擊落，全機乘客及工作人員包括中外人士達兩百餘人，無一生還；又不久台航班機自台東飛往蘭嶼不幸墮海，罹難乘客及機員九人，師聞訊均先後於九月一日、六日及十月一日中陰期間初七之內，專壇爲彼等亡靈超度，除親爲施食、施財、施法外，並爲皈依。亡靈聞法，無不喜悅，隨同西方三聖往生極樂。類此義務度亡，事例不勝枚舉。

師謂：天地有好生之德，放生乃長壽之本。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牲畜同具性命，自不應恣意殺戮。放生非專爲延長畜命，乃爲避免再墮惡趣之故。家畜類命終，多被殺戮，當被殺戮時，瞋恨之心生焉。嗔恨者，墮入惡趣之因，畜類一生，已受苦無窮，命終猶不免一刀之苦，其不再墮入惡趣者鮮矣！師之放心，完全係依密法儀軌，除救畜類一命之外，並爲除去業障，使其將來能生聖域；同時對施主爲之修長壽法，以此因緣而得延壽。全法持咒達九種之多，持咒之後再爲說法。每當畜類初入壇城，無不驚怖亂動，及至持咒說法後，則肅然而止，傾耳細聽，蓋一切眾生，畢竟皆具佛性也。與放生而具無量功德，茹素也。密宗戒條，與顯教稍異，除少數法門修時須茹素外，普通不忌葷腥，一則藏中素菜缺乏，二則食時當下應發心度之。惟師慈悲，於五十年十一月十七日即發心長期茹素，並秉持佛陀過午不食之教誡，二十餘年如一日。

黑關爲密教三約噶大圓滿仰中的最高剋期取證之法，其修持必先決條件具備，方可一期取證，至多亦不過三期。六十五年間，師發心閉修黑關，第以黑關之關房條件極嚴，在台既無現成關房可資使用，寓所狹小，新建又不可能，無已惟就原有佛堂改闢，分作內外關房，閉光通風，儘量設計，勉強剋服一切。是年農曆除夕前一日，嘛哈嘎拉護法誕日晚，鳥雀歸巢之時，師安祥入關，於六十六年舊曆正月初七日東方見白出關。師謂：此次修持黑關，爲期雖僅七日，但境界逐日均現，不可思議。關於黑關之殊勝，即曾親撰「黑關修行記」，詳述其事，惟以內中述及示現境界，奉諭應於圓寂後方可流通。

大陸淪陷，佛教文物毀滅殆盡，尤其密乘典籍，所存更如鳳毛麟角。師以眷屬避難較早，得將部分文物轉運來台，其中最高、最密者無不具備。而最古者，爲距今六百八十餘年前之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真實陀羅尼之貝葉經，乃二千四百五十餘年前周敬王甲子年間印度迦丹所刺書，於佛入滅之年第一次結集所誦者，嗣印度比丘摩耶烏圖莫於我元代成宗年間書成三部，現一存印度，一存西藏，一存中國即師所持者，誠國寶也。其次要者，爲當年北平名畫家所繪之五彩聖像，大幅之紅教蓮花生大士皈依境，一幅中有聖像百餘尊；白教之噶瑪巴西八本尊，真金石綠，觀後令人得大喜悅，至心讚歎。類此聖像尚有多幅，如普賢王如來大幅像、金剛亥母並四眷屬像、綠度佛母大幅像等，殊不多見。他如佛舍利、金質佛像、人骨銀質法器亦有數十種之多。積砂藏、嘉興藏、卍字藏、大正藏均應有盡有。佛教文物精華，彷彿均會萃於斯。

師有鑒於過去求法之艱難，深恐此類文物萬一散失，則後之學者將何所問津？因而不惜就現居台北縣新店市中央新村六街卅八號蓮花精舍原址，罄其法財、於七十一年農曆二月一十日觀音誕日，著手籌備改制成立「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金剛乘蓮花精舍」，以維護佛教密乘文物及宏揚金剛乘蓮花生大士所傳普賢王如來九乘法爲宗旨，於是年農曆十月十日：即國曆十一月二十四日蓮花金剛聖誕日正式改制成立。目前精舍經常辦理之佛教公益事務，計有一、維護佛教顯密文物；二、講解顯密圓融教義，傳授密法及灌頂；三、舉行護國息災法會；四、舉行會供；五、義務度亡；六、其他有關佛教公益事業等。凡修習西藏密宗具正知見之善信，曾皈依或受法於精舍者，均可使用精舍法財修習所密法，志期藉此菩提道場，闡揚正法，常轉法輪，燈燈相傳，以垂永遠。

密法重傳承，非經師傳不得修習。師常謂：密法之所以能即身成佛者，以其修持之方法特殊秘密故也。是以密教儀軌，惟上師與弟子之間始可接受；最機密之口訣，係口耳傳承，不容以文字記載。人生難得，佛法難聞；聞已難聞，何況傳承乎？師行持精嚴，爲道心殷，興慈運悲，莫不以弘法利生爲務。先是五十三年間，有台籍金剛同門名傳化者，欲出家而母不允，東奔西走，露宿風餐，師恐其遭受不測，方便授以二十一度母法。事爲苗栗慧嚴講堂住持仁光法師所聞，渠以久欽度母法名而不得傳承，求師援例傳授而如願。自此以後，頭份、虎尾、新竹、台中、台北、宜蘭等地善信，時常迎師弘法，法駕到處，座無虛席；台北居士會舉辦仁王法會，亦均迎師主壇。二十年來，法雨普施，蒙師灌頂授法四眾，數以千計，所傳之法，亦有數十種之多，霖霖彌布，同霑法益。其間且屢有瑞現，如五十五年二月初四，

師於定中見虛空現出咒輪；花蓮一比丘尼，於修法時見師現前；新竹弘法時，有眼通者見佛與師並坐。其最勝妙者，厥為七十年間，師閉三「七七」關時，初見息增懷誅四種檀城，繼於不知不覺間，不假文字語言，靜慮持誦，法爾身空，心如止水，境界全非，後經旅美佛學教授張澄基尊者證為真實大手印，殊勝成就，歎為稀有。

七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師以八四高齡遠道蒞台中宏法，駐錫中港飯店貴賓室，是日下午六時即在慈明寺圓通寶殿傳紅教念佛法，復傳蓮花生大士、四臂觀音、綠度母合修法；廿六日傳金剛手多聞天(黃財神)合修成就法；廿七日傳準提佛母法。求法皈依弟子包括紅教、白教、黃教、薩迦教密宗行人，顯教之比丘、比丘尼，社會青年男女，尤多公教人員和高級知識分子，為數達一千餘人之多，且不乏闔家前來求法者。法會不僅不收供養，且免費贈送經師加持之佛像法本等結緣。佛法無人說，雖智不能解，此次師蒞台中傳法三天，四眾聞法後無不讚歎師說法之言簡意賅，明瞭易懂，咸盼師能常來中部說法，可謂法緣殊勝。又法會感應也多，例如有一為道場裝設電燈之同道，於受黃財神法之當日無意中購買愛國獎券，竟中獎二十萬元；第二天師正開示修準提法若精進不懈必定見佛時，適有大尊阿彌陀佛聖像迎入道場，咸認佛法果無虛言，此乃修本法可得成就之預兆也，無不法喜充滿，如暗遇明，如貧得寶。

世事多變，當今大陸政治迫害日亟，宗教已徒具虛名，何況密宗。然我密乘活佛暨金剛上師在海外宏法者日眾，蒞台傳法者亦多，金剛種子幾已撒播全球，將來萌芽結實，發皇可期，此又豈是始料所及哉？我復興基地台灣，政治民主，經濟繁榮，民生樂利，信仰自由，祇以時值末法，人心陷溺，聲色貨利為蔽，旁門異說當前，障蔽佛道，莫此為甚。是以宏揚正法，有賴聖賢，莊嚴佛土，如救頭然。師囊受諾那呼圖克圖、貢噶呼圖克圖及敦珠仁波切、迦盧仁波切之傳承，辦道五十載，為住世正統密宗金剛上師。著有「仗朝回首憶當年」、「密咒與科學」、「顯密圓融論」、「天齡憶向道」、「民國六十年來之密宗」等宣揚密法巨作，列入中華大典，不僅為國內密宗行人所爭讀，且為世界各大圖書館所珍藏。師慈悲具足，願力浩瀚，承擔如來家業，為末法津梁，誠當今之善知識，不知是何大菩薩所應化？欣逢師著「民國六十年來之密宗」十一版流通，謹略敘師之德行，附於書末，以示後來，冀垂久遠。不敢言跋，獻辭而已。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歲次癸亥仲秋沐恩弟子郎溪田璧雙焚香頂禮謹識